

5201.53
3600

蕉風

月刊

八八年十二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421 Disember / 1988

馬富茲專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第四二一期

編輯筆記

馬富茲二三事

編者 01

馬富茲專輯

- 阿拉伯小說與社會變革（論述，Halim Barakat 著）
 馬富茲的《開羅三部曲》（論述，Francis Xavier Paz 著）
 一個奇蹟（短篇小說，馬富茲著）
 快樂的人（短篇小說，馬富茲著）
 「快樂的人」及其他——譯後有感
 罕沙和警察（短篇小說，馬富茲著）

讀藝錄

- 談素描 張天中 23
 西風起兮雪飛來 黃潤岳 24
 雲水閒話 深廣／淡然／方向 麥塵僧 26

詩

- 是這風還記得吧／夜／星星 張光前 28
 琥珀／晚餐時間 郭永秀 30
 登高——外三首 柔密歐·鄭 32
 一百年後我原來 呂育陶 34
 樂器譜 王麗 36
 菊花魂 王廣仁 37
 愛情 1988 張光達 38
 悄然走過 莊松華 39

新葉篇

- 隱瞞 郁帆 40
 聯想 回回 40
 堅強 愁憶 41
 關懷 雲翔 41

散文

- 一夜聽雨 林婷婷 42
 神話 雨子 44
 阿附 加愛 46
 是這樣的寂寞 凌浪 48
 馬尼拉記事 李國七 51
 吹及其他 阿細 52
 兆 林金城 56

編輯筆記



贈閱

*編者

馬富茲二三事



瑞典皇家學院在今年十月間宣佈了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獎人，爆了一個冷門，此項桂冠殊榮由埃及小說家納吉布·馬富茲（Naguib Mahfauz）獲得。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八十七年歷史中，第一次把榮譽頒給阿拉伯語言作家。

馬富茲生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現年已七十七歲。在五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他一共出版了三十部小說和十二部短篇小說集。（瑞典皇家學院似乎對小說家情有獨鍾，八十五位得獎人中，有四十三位是以小說成名的。）馬富茲是阿拉伯最卓越的小說家，但他不認為他在當今世界文壇上排名第一。他謙虛的告訴訪問者，他的小說只是「第四或第五等」的。他對獲得諾貝爾獎感到意外，甚至全然不知道自己被提名。

馬富茲早期以寫歷史小說為主，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的小說傾向於反映阿拉伯社會變遷，末期的小說則返璞歸真，描寫人性。瑞典皇家學院給他的得獎評語是：「馬富茲的作品細膩中見豐富，時而清晰寫實，時而朦朧引人……塑造了適用於全人類的阿拉伯敘述藝術。」

編輯顧問：姚拓、白森、鄭良樹
 梅淑貞、紫一思、曾梅井

執行編輯：王祖安
 編輯：伍梅彩
 發行：黃金城

編輯部：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912455, 7912551.

馬富茲的長篇小說成就特別高，其半自傳體《開羅三部曲》發表後，立時贏得泛阿拉伯經典之作的地位，並獲得國家文學獎。可惜的是，這部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雖然有法文譯本，但沒有中文或英文譯本。也許《開羅三部曲》長達一千五百頁，是譯者卻步的主要原因。這部小說敘述開羅一個小資產家庭的生活面貌，故事延伸三代，利用寫實與意識流交織的手法，涵蓋面極廣。本期的「馬富茲的《開羅三部曲》」給這部小說作個介紹。

馬富茲在一生中只離開埃及兩次。一九七一年退居後，他把大部份時間花在咖啡廳裏喝咖啡和閒談。在開羅擁擠的巷弄中，他可以找到很多寫作題材。但馬富茲有今天的成就並不因為他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而是他不固步自封，細心研讀各國名著。托爾斯泰、普魯斯特、海明威、卡夫卡和卡謬，都是他喜歡的作家。

八八年十二月在瑞典的頒獎典禮上，他不會去領獎。他的健康欠佳，視覺不大好（他得常戴黑眼鏡），連日常出門喝咖啡都變成苦差。他的聲譽卻不會隨着他的身體衰退，他的小說越來越多人讀。本期《蕉風》選譯了他的三篇小說，讓讀者見証他的敘述功力。

出版、印刷：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經銷處：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 L.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Union Book Company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pore 0718.



阿拉伯小說與社會變革

Halim
Barakat
著
紫一思譯

當代阿拉伯小說傾向於對阿拉伯社會進行批判性的探討，而不僅忠實地反映現狀。阿拉伯國家當前的社會與政治危機，促使阿拉伯小說家對他們的社會制度，採取批判的立場。阿拉伯世界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所遭遇的種種挑戰與事件，包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的悲劇，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一九五六六年三強入侵埃及，阿爾及利亞革命，一九六七年西亞戰爭等等驚天動地的歷史大事，塑造了阿拉伯文學的風格，和提供了新的題材及表達形式。巴勒斯坦人的流亡和阿拉伯國家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慘敗，使阿拉伯文學產生一種反省的批判和自我對抗的情緒，而阿爾及利亞革命和埃及對一九五六六年三強入侵的反抗運動，則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熱誠與自信。不過，總的來說，阿拉伯文學的傾向，是對一種新秩序的絕望追求，並朝向重組社會，而不僅限於反映和維持或促進現有的社會秩序。在這個意義上，當代阿拉伯小說家可以被視為社會的創作批判者，而不是既定秩序的擁護者。再者，阿拉伯文學家對阿拉伯政府的失望（尤其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之後），更加劇了這種批判立場。當代阿拉伯作家的作品，往往以鬥爭、革命、解放、叛變、分治等為題材。因為作家不能成為阿拉伯社會的一份子，而同時不關心阿拉伯社會的蛻

變。因此，當代阿拉伯小說家發揮作為社會改革媒介的作用，而不只是客觀地觀察及反映現實。當代阿拉伯文學反映現實，並揭露社會的弊端與弱點，同時體現人民對一種新秩序的渴望。

到底阿拉伯小說家要求改變的決心程度有多大？他們要求甚麼形式的改變？他們希望全面改變還是局部的改變？他們摒棄傳統效忠精神和文化的程度又有多少？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與主角以甚麼方法超越當前的環境？他們如何面對現實？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探討了多部當代阿拉伯小說。這些小說的特色，是對阿拉伯社會表達深廣的看法，以及代表人民對社會改革的各種傾向。此外，我們也必須瞭解社會改變的產生過程。

改變是由於欲擺脫既定秩序，也就是因為現實與「烏托邦」之間產生了明顯的鴻溝。阿拉伯現實社會和它應付挑戰所應有的形態之間就存有這種懸殊。這導致阿拉伯知識份子深深瞭解到他們的社會迫切需要進行基本的改革。因此，諸如馬富茲(Mahfauz Naguib)，賈巴拉(Jabra I. Jabra)，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巴阿巴基(Layla Ba'albaki)等小說家的作品，反映了對當前社會條件以及價值定向的不滿。這些作品也流露了絕望、無助、失落、憂慮、無奈、憤懣的情緒。有好

幾部小說也描述人類與社會、同類以及甚至本身之間的衝突。

大體上，當代阿拉伯小說可分作下列流派：

- 非對抗小說
- 順從小說
- 回歸小說
- 個人反叛小說
- 革命小說

非對抗小說

這類小說也就是逃避社會現實的小說。其中以馬富茲的《尼羅河上的細語》和賈巴拉的《船》，描寫最生動細膩。雖然馬富茲和賈巴拉兩人的出發點和藝術表達方式各異，這兩部著作有異曲同工之妙。它們把當代阿拉伯人描述成永遠生活在逃避現實的狀態中。甚至小說的背景和那種非對抗的情節也大同小異。《尼羅河上的細語》以尼羅河的一幢水上小屋為背景，而《船》則以地中海的一艘船作為小說的焦點。兩者為小說的主角提供寧靜的逃難所。他們逃避的方法包括閒聊，在口頭上對社會和本身、性愛、毒品、酗酒、藝術及神話的譴責。

《尼羅河上的細語》的人物刻意地把自己與世隔絕，不問世事。由於他們的生命「已變成一個無聊的笑話」，他們失去了體會笑話的能力。社會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他們開玩笑的話題。他們似乎不屬於一切，正如其中一位人物所說：「我們不是埃及

人，也不是阿拉伯人，甚至也不是人」。另一位人物又說：「船不需要我們的意見或合作也可以自動行駛。」（見《尼羅河上的細語》28頁和60頁）。他們只工作半天以謀生計，並且對「同事們勞勞碌碌地完成瑣瑣碎碎的工作，覺得好笑」。他們只有放下工作，在水上小屋——他們吸毒的天堂——集合時，才顯得精神飽滿。他們唯一認真看待的事物是荒謬。對他們來說，所謂成就，就是完全忘記小屋外面的世界。他們幾乎遁世而居，跟外界沒有來往。

《尼羅河上的細語》裏的人物，並不是馬富茲其他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無論他們如何盡量設法找事打發時間，他們總是無所事事，「因為他們沒有扮演甚麼角色，……就好像一篇附錄而已。」

賈巴拉的《船》所描繪的也是一個暗淡的世界。它把時間形容成一種恐怖的東西，因為時間剝奪了生命的新鮮感。其中一位人物說：要是我是畫家，我要把它（生命）畫成一片漆黑和兩三個紅點。……時間是敵人」。（這裏說的紅點，是人生中從女人、藝術、戰爭、幻想中得到罕有的歡樂。

《船》裏的人物是為了各種原因而逃避現實。大體上，他們的遁世因素分成兩類：①在愛情、婚姻、國家戰爭上的失敗、自

我孤獨和其他苦衷；②在一個沒有正義和強權統治的時代裏，保持緘默。第二類的遁世者拋棄社會，因為社會不允許他們抗議、提出要求、發言或過着常人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除了逃避，緘默是唯一的選擇。因此，社會上人人虛偽，投機取巧。記者、作家、政治人物等等，都以撒謊渡日。正如一位人物所說：「我怎能相信報紙、演詞……呢？每個人都不由衷。我騙你許。誰撒謊撒得別人信以為真，誰就是最本領。……我感到厭倦、無聊，噁心……讓撒謊者互相嫁娶；讓他們互相埋葬吧！……

當人處在一個壓迫和貧困的世界裏，他往往以幻想來逃避現實。《船》裏的一名人物自付道：「毫無疑問，發明飛毯的人必定跟我一樣：從來不離開巴格達或開羅擁擠、貧困、污穢和臭氣薰天的街坊」。在這種環境下，幻想變成了必需品。因此，《船》裏的人物喊道：「毀滅了幻想……歡樂將消失，一切也將幻滅，除了鹽以外。」

可是，藉幻想來逃避現實，並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社會照樣充滿壓迫和貧困，人類仍然寂寥；人們仍然靠鎮定劑來消除痛苦。他們的失落與孤絕永遠無法消除。一旦幻想破滅後，他們一樣和以前那麼絕望。於是幻想成為另一座牢籠。簡單的說，非對抗性小說告訴我們：人本來想要

逃避現實，卻竟然製造了另一個使人類頹喪的環境。

順從小說

孤絕的阿拉伯人除了逃避現實，住住有另一個選擇：逆來順受。由於社會的壓逼性質和改革運動的衰弱，大部份失落的人認為與其反叛或逃避既定秩序，不如逆來順受，服從環境。在這方面，馬富茲的小說把這種逆來順受的社會心態，描寫得最淋漓盡致。其實，馬富茲的作品的這種色彩，比非對抗性或反叛性色彩更加濃厚。他筆下的人物（特別是那些軟弱的追求地位者）。嘗試公開服從既定社會秩序的要求與規範，以出人頭地。簡單地說，他們希望隨波逐流，忍受社會帶來的困苦，藉而化解他們和社會之間的隔離。

馬富茲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把人類描寫成一種消極的生物，生存在一個不是他自己創造的世界裏。他的命運被各種他無法支配的事件與改變所左右。他遭遇許多變故，而他最關心的事卻是怎樣去適應新環境。馬富茲在《秋天的鶴鶲》裏所描寫的人物，便是不斷地、無助地設法適應一九五二年的埃及大革命。他們覺得自己被放逐和憂心忡忡。可是無論他們如何盡力地找事情打發時間，他們仍舊覺得百無聊賴。

久而久之，他們對無助感、失落和困苦，習以為常。在《尼羅河上的細語》裏，一位人物說

：「因為我們害怕警察，怕軍隊、怕英國人、怕美國人、怕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我最後天不怕，地不怕。」在奧斯曼(Uthman)的《乞丐》裏，另一位人物說：「事實證明，如果我們被打下地獄，我們必定也會適應它。」這些人物經常保持緘默，因為「說話毫無意義，只會令人頭痛」。他們也避免思考，「免得患上精神緊張和高血壓」。

馬富茲小說裏的窮人，往往和社會現實隨波逐流。他們嚮往中產階級的成功美夢，一生營營碌碌，不過終於一事無成，最後鋌而走險，要靠旁門左道去達到目的，結果往往悲劇收場。馬富茲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賊與狗》描寫窮人一生逃避秘密警察，可是往往又掉入他們的陷阱裏。人們壓抑着他們對制度的憤懣，或把這種憤懣發洩在其他方面。在這種受盡欺壓的生活裏，人們除了屈服，別無選擇。那些能夠為窮人伸張正義的知識份子，便可以平步青雲，攀上成功的梯子，「與狗們同流合污」。誰企圖向有權勢的人報復，往往連累其他無辜的窮人。《秋天的醃鶲》裏的莎華正代表了埃及社會的寫照。

她歷盡滄桑，從貴族依沙的手中，淪落到資產階級財主哈山的手中。窮人為埃及而繼續鬥爭，但是他們卻徒勞無功，因為埃及並不屬於他們。窮人正如《秋天的鶴鶲》裏的鶴鶲，經過一段漫

長疲勞的旅程之後，「掉落預先註定的命運裏」。馬富茲作品的風格，是順從行為的最佳例子。他往往被形容是客觀的作家，因為他能夠塑造各種各樣的人物，並且讓他們自由地發揮。此外，他的小說也表現各種政治色彩和社會潮流。馬富茲以一種似乎超然的手法，批判社會和政治制度。為了慎重和客觀起見，馬富茲除了把小說人物多樣化，也採用另外兩種技巧。其一是：他的小說往往以過去的時代為背景，而不是描述目前爭論性的時代。其次，他採用神祕的象徵手法，而不是藝術象徵手法。他的小說《蜜月》(1971年)便是一個好例子。在這篇小說裏，一對新婚夫婦（也許象徵着埃及的新一代），搬到新居（也許象徵着埃及）裏，卻發現新居被一個粗暴的陌生人霸佔。馬富茲在這個故事和其他作品中，描寫了人類的幾種處境：①他們被警察步步跟蹤；②對周圍的事件莫名其妙；③處處遇到困難；④被逼順從，以及⑤在一名真正的醫生（而不是接生婦）協助下，等候嬰兒的誕生。

簡言之，馬富茲筆下的埃及人，由於本身的軟弱而向現實屈服。有權有勢者則自欺欺人，以為本身受到衆人欽佩和崇拜。在《尼羅河上的細語》裏，一位人物說：「埃及人崇拜法老王並不足為奇；奇怪的是，法老王竟然以為自己是神。」

回歸和尋根小說

自從十九世紀初以來，阿拉伯小說家對東西文明的接觸，產生不同的反應。大體上，主要的反應有兩種！一是回歸古代；二是尋根的憂患。哈京(Tawfiq al Hakim)最期的作品所表現的回歸情緒最濃，而蘇丹小說家沙利(al Tayyib Salih)的作品則洋溢着阿拉伯人的尋根憂患。

哈京在一部描述埃及一九一九年起義的小說《Awdat al Ruh》和一部講述他在歐洲遭遇的小說《Usfur min al-sharq》裏，號召埃及人抗拒英國的統治。在這兩本小說裏，哈京回歸到古老的埃及，並且膚淺和簡化地認為東方代表唯靈論(Spiritualism)或心靈；而西方則代表唯物論(materialism)或思想。這種論調的用意可能是要激發埃及人的士氣，以抵擋西方文明的衝擊。不過，這種說法似乎主要是守而不攻，處於消極的地位。哈京認為埃及人應該方面對西方的挑戰避實就虛，一方面把自己封蔽起來，尋求心理上的安全。

蘇丹小說家沙利也使用哈京的概念。他在《Mawsim al-Hijra ila 'l-Shamal》裏寫道：「他的思想被西文明的精華所俘虜，不過它卻毀滅了他的心靈」。沙利筆下這個主人翁經過西方文明的浸染和茫然的無根憂患之後，終於回到「溫暖的部落生活裏」。在部落裏，他思考了部落所發生

的一些政治與社會改變，可是他沒有意思去進一步探討。他在部落生活，覺得自己不再是「風中的一根羽毛，而是一株棕櫚樹；一個有根也有目標的生物」。他也想到：「根據工業化歐洲國家的標準，我們只是貧窮的農民。可是當我擁抱我的爺爺時，我覺得富有，猶如宇宙心跳的一個音符」。於是，這個主人翁便重歸故里，尋找寧靜、和平、以及與宇宙和諧共處。他唯一擔心的是：他的子女可能被「背井離鄉」的病菌所感染。

回歸和尋根小說傾向於脫離西方文化和阿拉伯社會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哈京和沙利著作中的主角，往往沉醉於古代文明和追尋溫暖的傳統人情和心靈的寧靜。不過，他們卻似乎不能啟發新的意識，以促進阿拉伯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改革。

個人反叛小說

當代阿拉伯小說家的另一種創作趨向，便是個人對社會既定制度的反叛。著名的社會叛徒小說家有賈巴拉，巴阿基(Layla Ba'albaki)，山曼(Ghada al-Samman)，依不拉欣(Sin'alla Ibrahim)等人。這些小說家的出發點是個人的「自我」。

小說裏的人物關心社會問題和個人自由的局限。他們往往孤軍作戰，設法解決人類距離的問題，而且極力反抗當前的社會價值觀。因此，他們無時無刻不與

社會和制度發生衝突。他們也不關心政治，不跟任何政治運動扯上關係。

巴阿巴基小說《我活着》裏的女主角麗娜，以個人自由至上。她反叛的出發點是「自我」，不是社會。她在以下的獨白中說：「我是一座豪華的宮殿，擁有生活和人類繁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不需要外界的援助……圍牆高聳……牆被一道深溝分開。我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我的生命過程不受外界事物影響……」麗娜個性獨來獨往，根本不關心「那些在我生活外層溜過的生物」。她對家人感到不勝其惱。她憎厭父親和他的財富，對母親表示又可憐又討厭。雖然麗娜與家人同住，她卻建立自己的圍牆，不讓別人闖入她的世界。總之，她抱着反叛的態度。

麗娜對政治也沒興趣。她說：「老實說：我沒辦法為巴勒斯坦、喀什米爾或阿爾及利亞問題找出解決方法。我所擔心的事，是如何穿着一雙七公分的高跟鞋走路。當我衝到街上，鞋跟會不會折斷？」

另一位小說家賈巴拉的作品，也以個人作出發點。他在處女作《Surakh fi Layl Tawil》(1955年)中指出，他從事小說創作的目的，是尋找精神上的解脫。賈巴拉筆下的人物代表著他的性格的不同面貌。他比較瞭解社會生活的複雜性以及這種複雜性對個

人的衝擊。他的小說強烈地揭露社會階級懸殊。在處理人類生活所遭遇的社會勢力方面，賈巴拉的風格介於巴阿巴基和馬富茲之間。他和巴阿巴基的分別是：賈巴拉把人物多樣化，並且用更廣泛的社會角度處理人物。雖然賈巴拉筆下的人物一樣對社會和文化現實諸多不滿，他們的反叛與自我中心的倔強態度卻不如巴阿巴基小說的人物。他們對政治有些關心，有些甚至參與政治爭鬥。雖然賈巴拉把人物多樣化，但是他們卻有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在這方面，賈巴拉就沒有馬富茲那麼客觀和超然。

反叛小說強調個人如何以反叛和創作的社會文化批評，來解決個人與社會隔離的問題。這些小說的人物沒法擺脫現實生活的失意、荒謬、焦慮、憂患和寂寞。反叛小說家不問政事，主張文學應該和政治分開。因此，這也損害了小說家在社會激起新意識和作為改革媒介的作用。

這種反叛，只不過是對社會的口頭譴責；就好像一場在舞台上進行的鬥爭；通過戲劇途徑，藝術家得到了發洩，可是造成人類與社會隔離的條件仍舊存在。

革命小說

革命小說尚未真正在阿拉伯文壇面世。不過，有幾部小說已經為革命小說的誕生鋪路。這些小說的幾個特點是：①焦點離開自我中心的局限，轉向社會的解

救；②以社會、文化及政治革命為目標。這類小說和反叛小說同樣傾向於摒棄現有的社會文化（特別是社會價值觀），而以新的特別的價值取而代之，同時探討人的內心世界，並且把人類描寫成一種被隔離的生物。不過，革命小說和反叛小說不同，因為它們極力強調救世、政治問題，剝削與迫害，以及跟貧困階級的認同。

阿拉伯小說尚未出現革命的創作潮流。不過，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和巴拉卡（Halim Barakat）的小說卻有革命小說的傾向。卡納法尼的作品多以巴勒斯坦人的命運為主題。他認為本身的命運和巴勒斯坦人唇齒相依。因此，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也成了他的苦難。在卡納法尼的著作中，巴勒斯坦人（特別是在兵慌馬亂中偷生的老百姓）國破人亡的憂情，歷歷可見。

卡納法尼的小說《太陽下的人》（1963年），描述巴勒斯坦人是一種處在困境和面臨死亡的民族。小說中的三個人物試圖藏在一輛水槽車裏，偷渡過科威特。在抵達邊疆時，司機受到耽誤，結果把水槽裏的三個巴勒斯坦人活活悶死。在一九六七年西亞戰爭過後，巴勒斯坦人民心大變，不再束手待斃，而寧可馬革裹屍，在所不辭。

卡納法尼小說的一位女人物烏姆說：「過去的戰爭在收音機

裏開始，也在收音機裏結束」。巴勒斯坦人在一九六七年之後的當務之急，是從大牢籠裏自我解放。烏姆斷言道：「你知道嗎，我們是活在牢籠裏？我們除了這個陌生的牢籠裏徘徊以外，還有甚麼事可做？現在的牢籠各種各樣……難民營是牢籠，家是牢籠；報紙是牢籠，收音機是牢籠……我們的生命是牢籠，過去二十年也是牢籠！」烏姆的兒子要逃出這座牢籠的辦法，就是加入遊擊隊的行列。

突然間，巴勒斯坦人領悟到，以其在污穢的難民營裏苟且偷生，不如設法突破，改變命運。在馬富茲的《開羅三部曲》裏，主人翁查瓦設法阻止兒子參加爭取埃及獨立的示威。但是在卡納法尼的《太陽下的人們》裏，烏姆對兒子加入反抗運動卻感到無上的光榮。她由於把兒子獻給巴勒斯坦而感到驕傲。烏姆也把從小掛在胸前的神符丟掉，換上一枚機關鎗子彈。她的丈夫阿布也一改常態，不再脾氣暴躁，而開始關心妻子和自己。從前的阿布，自暴自棄、貧困潦倒、爛賭，靠配糧過活……」。當他的兒子離家加入反抗運動時，阿布的生命恢復了意義。□



馬富茲的《開羅三部曲》

Francis Xavier Paz 著 沙禽 節譯

許多埃及和阿拉伯的文學批評家認為馬富茲的《開羅三部曲》——即《拜倫宮街》（1956）、《蕭閣宮街》（1957）和《蘇卡利亞街》（1957）——是當代最佳小說，而馬富茲是廿世紀阿拉伯文學最有成就的小說家。在最近祝賀他五十歲生日的一些專輯裏，許多文評家屢次稱他為埃及的頂尖作家。對於沒有切身關係的阿拉伯文壇觀察者，這些稱譽需要加以查證。的確，他的作品引人深思，以及呈現吸引人且深刻的埃及社會風貌，在別處難得一見，尤其是對外人而言。

這三部小說的書名指的是開羅古回教區的三條小道或巷子，在偉大的亞茲哈和胡賽因回教學府附近，那學府教堂是民衆皈依的中心。那地方充滿古蹟，擁有法地米時代、杜魯尼時代和馬姆鹿時代的回教堂、城牆、可蘭經講堂、浴池和私宅，是開羅最有魅力的區域之一。市集的西部是銅匠街，而北部是回教堂的集中地。在法地米時代那裏有兩座城堡，現已不存在，城堡之間現在是一條叫做拜倫宮街的巷子，這就是第一部小說的書名的由來。這一千四百多頁的三部曲敍述一個在這巷子居住的小資產家庭，故事延伸三代，從1917年到1944年。第一部小說《拜倫宮街》引介一個在銅匠街經營乾貨的商人阿末惹娃，他的妻子阿朱娜，三個兒子雅辛（首位妻子所生，她

因涉嫌不貞而被離異）、法米和卡瑪，兩個女兒卡地雅和艾莎，以及忠心耿耿的女僕韓娜菲亞。

第一部小說的時間是1917至1919年，而以他的次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法米——在1919年的暴亂高潮中喪生黯然結尾。法米的死亡有非常動人的描寫。作者以法米面對死亡時的觀點簡練而深刻地描繪他最後的時辰，黑暗逼近他而他只看到天空——一個平靜祥和的表面。然而這是在五百七十三頁不能相提並論的描繪之後才冒出來的，而接下去三部曲的八百六十四頁也常常力有不逮。馬富茲的才情不在於簡練，讀者對這三部曲的第一項批評大概是它過於冗長，因為許多段落即使刪除掉也不會損害它的目標或人物。讀完這三部曲需要相當毅力，也只有最偉大的藝術家，像托爾斯泰，才能使我們對一千頁以上的作品窮追不捨。作為作家，馬富茲需要的是嚴格的形式訓練，以便作出文學性的取捨，選擇足以持續戲劇感的材料，而不是把他心目中的效果分散在冗長的對話和陳腐的哲言裏。這樣的剪裁和更嚴格的形式感應能大大提昇他的藝術。

《拜倫宮街》的故事肇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時開羅的聚居地的民衆大抵還生活在他們十九世紀的生活方式裏，依賴着回教信仰的默契和一種還未被西方價值觀動搖的家庭結構。阿

末惹蛙，一個四十五歲而精力旺盛的父親，是父權體系的正統典型。他是毋庸置疑的一家之主，其他人都必須在他面前低頭。他不容許他的家人違反他的意願，他說的話就是聖旨。我們有時很難相信他的專制作風，但在五十年前的埃及這是很普遍的。他對他的家人是嚴肅而粗暴的，近乎不可接近。他以輕蔑和恐嚇的語氣在晚餐時和兒子說話：

他粗魯地質問卡瑪，那時卡瑪僅是十一歲的男孩：「你洗手了嗎？」而當卡瑪迅速的正面回答，他對他說：「攤開給我看。」那男孩一面張開手掌一面吞嚥着恐懼。他的父親不但不稱讚他的清潔，還以脅迫的口吻對他說：「只要你在進餐前忘記洗手一次，我就把它們斬下來。」然後他轉過去問十七歲的法米，意指卡瑪：「這狗娘養的得到教訓了嗎？」

儘管如此，他也是一個仁慈的獨裁者，擁有高度的家庭責任感，維護他家庭的榮譽像維護他自己的一樣。面對危機時，所有家庭成員都知道他們能夠依賴他。他不是忽略社會責任的人。

踏出家門，阿末惹蛙就判若兩人，他卸下父親的角色而成爲

快活的伙伴和精力充沛的情人。他是個機智的交談者（作者這樣說，但書中那些顯示才智的例子似乎沒甚麼過人之處），喜歡和好友暢飲至深夜，時常出入妓院。在這層次他是一個非常熱情而且蠻橫的情人，而雖然他已經結婚且年屆四十五，作者卻告訴我們他擁有少年人的精力，照想也包含肉體上的慾望。除了這些白天嚴父夜晚情夫的角色，惹蛙也是一個虔誠的回教徒，每天按時祈禱和在星期五帶領三個兒子到胡賽回教堂參加集體禱告。而在父親、情人和教徒這三種角色之中，他隨身份顯露定型的面貌，對朋友他笑臉常開容光煥發，對家人他堅決苛刻，而在禱告時則謙恭懇求。這明顯的矛盾由作者總結如下：

四十五歲的惹蛙仍然擁有一未滿二十歲的精力。因此他的生活具有虔誠和邪惡的矛盾，兩者循環不息。儘管如此，他的靈魂是純潔的，而他的所作所為皆根植深沉的信仰。他崇高的感應並非僅是盲目地追隨傳統而是以愛和喜悅去完成他的宗教義務，像施捨和在回曆九月齋戒，不讓內心的疑惑或犯罪感來煩擾他——似乎他心思上的生活權利和良知上的神旨之間並沒有

矛盾。他是否有雙重人格呢？因此一位長老的問題：「他是語言上或行為上的虔誠回教徒呢？」這使他煩惱，因為他迴避反省——反省一方面使他疲勞，另一方面顯示他對自己的宗教認識很淺。

然而為了不使讀者苛刻地看待惹蛙，馬富茲趕快告訴我們他是一個體能充沛的人，需要那些夜晚的侵略來散發他的力量。但他也是寬厚和謙虛的，喜歡大量傾露讚語和在内心深處省思。由於他仁慈，純潔的本性，他從不壓迫任何人。至此這人物開始失去一些真實感，甚至作者也可能覺得他的英雄融合了太多的矛盾元素。因此作者動用了牽強的心理學名詞來解釋這些看來矛盾的地方。不去詮釋那個時代一個埃及家長所要扮演的數種不同的社會角色，馬富茲反把惹蛙個性的精明歸功於「本能啓示」，在這種簡單的精明之中完全沒有意願的安排，沒有裝扮的成份。簡言之，以「本能啓示」來解釋明顯的矛盾是最不足取的藝術工具。

惹蛙的人格還有兩面我們必須提出，就是他對榮譽的觀念和他對女人的態度。談到我們的商人英雄，作者說：「他看女人時只看到身體。」在這裏現代阿拉伯文學的一個普遍特徵浮現出來

：一個女人只是性戲的玩物而把女人放在其他範疇裏是不可想像的。馬富茲比他的同道優越的是他成功地在他的女角中灌輸了一點自主的人格。

惹蛙的另一面是他強烈的榮譽感；這也和性扯上關係因為他最重視的是妻女的貞潔。在他和第二位妻子阿米娜的二十五年婚姻裏，他從不容許她離開家裏的幾層樓和庭院，除了幾次去拜訪她的母親，而那也要載上面罩和由緊閉的轎子護送。他的女兒卡地雅和艾莎也是一樣，在小學畢業後就必須羈留在家裏等待她們的父親為她們安排婚事。

比較年輕和美麗的艾莎，在父親不知情之下，從她房間的格子窗看到一個年輕的警官；而在他每天經過她的窗下和她交換短促的一瞥之後，他們就陷入情網。因此這個警官就通過媒人向艾莎提親。惹蛙不接受，因為他認為大女兒卡地雅較不漂亮而且壞脾氣，應該先結婚。此外，為什麼那警官向他的次女提親？他怎麼知道她們的分別？他看過他的女兒嗎？惹蛙想到這些就氣憤，因為這為害他的榮譽。後來他卻讓艾莎先結婚，因為一個富有和有地位的家族來提親。

上述的矛盾在表面上已由馬富茲用本能啓示作出詮釋，本能啓示有時也在惹蛙的慾望中融入一些智慧，並且平衡他作為父親，伙伴和情人以及虔誠教徒的角色。

雖然這些角色互相衝突而使這個人物不協調，這裏面也有一層道理。在許多文化中，不僅是埃及，社會道德和個人道德是截然不同的。從惹蛙的觀點看來，他不是已經履行了他的社會責任嗎？

惹蛙的長子雅辛是他父親的年輕版本，但沒有他父親的敏感和家庭責任感。由於他母親的散漫生活，他具有他父親所無的恥辱感。他是他的性慾本能的俘虜，從一條街到另一條街地尋找女人。

中學畢業後他在一所學校當個書記。在第一部小說裏，作者大幅度描繪雅辛坐在咖啡屋裏，做着白日夢，回想他的過去和她的母親，像一支毒箭插在他的靈魂深處。他喜歡文學主要是它能帶他脫離現實，而詩歌則是它的動人風格。他看來短乏任何一致的哲學或智識架構，不很聰明而表面上雖被女人吸引，內心卻對他們充滿敵意，尤其是他的母親。馬富茲最不成功的創造就是雅辛的母親，她在小說中扮演一個不起眼的角色；的確，她的人物塑造有甚麼藝術功能呢？大概是暗示雅辛不能自制的衝動是由她而起，似乎他的父親還不夠份量。她的描繪充滿諷刺而當馬富茲在第一部小說中把她完結，並沒有化腐朽為神奇，只是製造感傷的死亡賺取我們的眼淚。

雅辛在妓院裏看到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並沒看到他）和朋友及鴉母在歡笑、跳舞和奏樂。他完全被震懾住了；他不能相信那個縱情酒肉的人就是他嚴肅、粗暴和正直的父親。二十年來，他從沒看過他的父親歡笑和喧鬧而他現在的樣子對他是莫大的啟示。接下來的三頁雅辛快樂到狂亂起來，他終於看到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凡人。他繼續叫嚷着他和他的父親是一體的，從那天開始他重獲新生不再是個孤兒。藉父親的行爲壯膽，雅辛撲向等待他的年輕妓女，像馬富茲形容的，一頭大象撲向一隻羚羊。不幸的，這並不能解除他肉慾上的煎熬，幾天後，在黃昏的涼快中他看到年老忠心的女僕韓娜菲亞睡在階台上，她的胸部在鼾聲中起伏。他慢慢地靠近去侵犯她。那女人恐懼而狼狽地醒來，引起一陣騷亂。惹蛙暴跳如雷並要雅辛結婚。雅辛終於和一個門當戶對的鄰家女兒再娜成親，生下唯一的兒子。他們搬到雅辛從亡母繼承過來的鄰近屋子，在蕭閭宮街，這街名就成為第二部小說的書名。雅辛無意成為一個好丈夫，但惹蛙已不能完全控制他，既然他已結婚。他很快就對婚姻生活感到絕望，厭倦和失意驅使他回到妓女身邊。他甚至引誘他們年輕的女僕，他的妻子揭發此事而馬上跟他離婚。

在第二部小說裏，他和隔壁

的女子瑪麗安結婚而被視為醜事。這是因為一個英國軍人曾經在她窗下的街道向她招手，她於是身敗名裂。

雅辛一直追求的是妓女莎奴巴，她現在是他父親的情婦。雅辛把她帶回家裏私通。當然他的妻子發現此事，狂暴地攻擊他而他就當場和她離異。瑪麗安從此消失，直到多年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最年輕的弟弟卡瑪才碰見她；她這時成為迎送英軍的妓女。只有在幾個像這樣的簡短的景象裏，馬富茲才針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聯盟軍隊在埃及對埃及人的尊嚴、道德和社會規範的沉重打擊。

在第三部小說《蘇卡利亞街》裏，雅辛終於和莎奴巴結婚，使他的父親激憤和他的家人震驚。她為他生下女兒卡利瑪，後來他把女兒許配給他妹妹的兒子。至此時間已經緩和他的性慾需求，把他轉變成好丈夫和慈祥的父親。他在這三部曲的結尾變成過於溫和的好好先生，沒有甚麼性格。

次子法米在三部曲開始時正值十七歲，從許多方面看來，他是三兄弟中最令人喜歡的。他賦有雅辛所無的聰明和卡瑪所無的熱心。他在大學裏熱烈地參與民族主義運動。雖然惹蛙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者，他的心房並沒有充塞太多的愛國情緒。因此法米在民族主義運動的獻身和派發傳

單呼吁民眾示威使他的父親恐慌，他的父親不想任何家人參與危險的事件。

當惹蛙要法米對着可蘭經宣誓不再參與政治活動，法米流着眼淚抗拒了他。他的父親當場厭惡地趕他出房。在法米的心目中，身為回教徒也就是身為民族主義者。這事發生在法米身上以及後來在他的姪兒慕林身上，馬富茲指出回教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微妙，幾乎是不知不覺的纏繞在一起。法米在開羅1919年的偉大示威中喪生。那一頁關於他的死亡的敘述是動人的。在呈現了這個男孩的個性之後，我們可以全然體會，他的死亡也就激起讀者的傷感和失落。馬富茲的功力在此表露無遺，而法米的死亡並非為了編織激情。那是一個角色在這部書的字裏行間演繹成真之後的失落，他的死亡是他的生命的合理發展。

三個兒子卡瑪在第一部小說中只是十一歲到十三歲的小孩，在背景裏幻想和傾向宗教，要到第三部小說《蕭閣宮街》才成長。第二部小說從1924年夏天開始敘述以後三年的故事。卡瑪在這階段成為少年，他無疑是馬富茲最能體會的人物。中學畢業後

，卡瑪深信科學是通達真理的唯一道路，他向他的父親表明要進入師範學院。他的願望令他的父親吃驚，因為教書對男人來說是沒有榮譽的卑下職業。惹蛙還聽

說過有人不准他們的女兒和教師結婚。這種全面的鄙視也施於宗教教師身上，就像惹蛙說的，宗教是一回事而宗教師是另一回事。這種敵意可能是基於教書不能得到權力和財富，而在當時的埃及社會，權力和財富是聲望和尊嚴的管道。

但他的父親終於心軟而卡瑪進入了師範學陪。寬頭大鼻，瘦削的卡瑪熱烈地追尋真理，而關鍵當然是科學。從他這一代起巨大的幻夢開始破滅。對他那種剛冒起而意志堅定的階級，宗教一般上已失去意義。

他在大學研讀達爾文的著作後認為可蘭經關於世界的起始是錯誤的，他於是在一份雜誌發表文章說明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的父親讀到他的文章後和他衝突，憤怒的問他到底他相信人是猿猴的子孫還是像可蘭經所說的亞當的子孫。卡瑪含糊地回答，但他的父親知道他已失去宗教信仰。回教和科學對立的莫大困擾在他捨棄回教之後得到解脫，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抉擇使他筋疲力盡而他似乎沒有把握甚麼緊密連貫的生命哲學。

卡瑪對性的態度也很特別。他認為性慾使人作嘔和淪為禽獸，而我們應該昇華到人的層次，在粗野的獸慾之上。他相信相愛的人不必結婚，也不需要性慾和性交。

接下來我們讀到卡瑪愛上艾達沙達，他的貴族朋友胡先的妹妹，而他常去他們的別墅，在花園會見他們和朋友。

他對她的感情被描述得太誇張，傷感和過於浪漫的調子不斷湧現；他被形容為熱情奔放、神智不清、狂亂，痛苦是必須的附屬品，像遙遠的聲音呼應他的歡欣等等。最後馬富茲把艾達繪成夢幻人物，擁有悅耳溫柔的聲音，嬌嫩完美的身材，「她的純潔就像天使的靈魂」，而卡瑪是全然為她瘋狂！整個段落都是糖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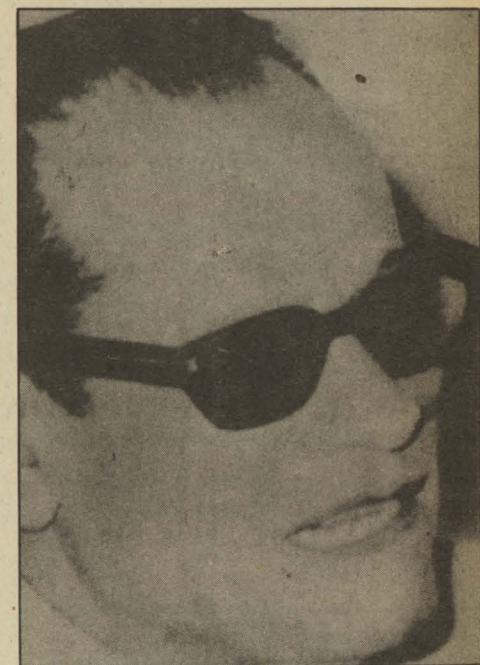
和他的父親和哥哥雅辛比較，卡瑪似乎以完全不同的觀點來看女人。在這三部曲裏，關於女人的觀點只有兩個；一個是把女人當作性玩物，僅是一副軀體而別無他物，同時毫無罪惡感。另一個是卡瑪的靈性觀，表面上以不含性意味的方式來看女人；這兩種極端很少真實性而且不能和非常複雜微妙的人題經驗互相印證。

可憐的卡瑪，被他的貴族朋友的排場比了下去，當他看到富裕的回教徒飲酒，吃豬肉，上基督教學校，甚至上基督徒的宗教課程，而變成完全法國化和失去所有埃及生活的根，他最後的一些價值觀也就崩潰了，除了他對哲學的喜愛。他領悟到他對他狹窄圈子外的生活知道得太少。他甚至失去艾達，在神祕化的一章

，她突然轉變，取笑他的大頭顱和侮辱他。他的哥哥更使讀者混淆不清，告訴卡瑪艾達只要被愛而她就要和富有的年輕人哈山貝結婚。卡瑪深受傷害而不再迷戀她，在那一刻領悟到除了科學和哲學，人還必須瞭解愛、恨和美。

到了第三部小說，卡瑪成為獨身主義者，過着以哲學家自許的生活和為當時知識份子的刊物寫作。這時已經是三十年代後期和戰爭醞釀的年代，第三代已經成長，他們是卡地雅的兒子阿末和慕林。三十多歲的卡瑪在平靜的學者生涯和為民族鬥爭的暴力革命之間飽受煎熬，在信任人民和不信任任何事物之間躊躇，皆因他的世故和理智。

這時只有妓女和酒能夠短暫地消除他的失意和煩悶。他的挫折感，他的悲觀，他在政治上或其他事物上的優柔寡斷，反映了二十和三十年代埃及社會善意的自由主義者的困境。所有的信仰已經崩潰，而他公正的自由主義無法為增長中的社會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到了三十年代，社會衝突更激烈，而更多的暴力政治運動展開。他的姪兒阿末和慕林成為極端份子。卡瑪的溫和，無効的自由主義被極端份子的暴力政治運動取代了。在他的母親阿米娜快要死去的時候，三部曲悲觀和沒有結論地完結。□



馬富茲



一個奇蹟

馬富茲著

林燕何譯

酒精刺激了他的大腦，一陣暖流穿過他的全身。「威尼斯酒吧」座無暇席。香煙的氣味充塞其中。他從鏡中看到自己的反映，還有男人女人模糊的影子，燒肉，酒壺，花瓶及青色的生菜。他獨自坐着，也許他是唯一自己擁有一張桌子的客人。如今他被煩厭所侵襲，他在為那飽漲的情緒尋求發洩的地方。他招來了侍者，說：

「你認識默哈末沙昆馬瓦迪嗎？」

侍者尋思了一回，回答：「沒印象，先生。」

「他是『威尼斯酒吧』的顧客。」

「我不會聽過他的名字。」「真奇怪！」

「你們約好了嗎？先生。」

「沒有。我找他是有重要的事要辦。」

「我幫你問問看。」

侍者去了一會，便回來對他說，酒吧裏的工作人員並不認識此人，也沒聽過他的名字。他向侍者道謝，便盡情的飲起酒來，同時觀察四周不同的臉孔而自得其樂。

忽然他聽到一道聲音：

「默哈末沙昆馬瓦迪。」他驚愕的朝着聲音的來源看過去。酒吧經理正拿着電話聽筒，重複着，並四下張望。沒有反應，他便答對方說默哈末沙昆馬瓦迪不在這裏，然後把聽筒收回。

「這是第二位詢問相同名字的人。」侍者笑着說。那人心不在焉的聽着，他感到困繞與混亂，不是因為酒精的作用，而是那個突來的電話。事實上，他並不知道是否真有這個人，任何人有這麼奇怪的一個名字，也是很難想像的。說真的，他向侍者詢問此人，只不過因為太孤單而想出來的惡作劇。因為他只想做一些

無傷大雅又無意義的事，於是決定向侍者詢問一些人。他先想到第一個名字，其他則是胡湊。湊個古怪的名字，只是玩意的一部份。

當然他可以拼成其他名字如查益支丹在命。所以當侍者告訴他不知有此人，他並不驚奇。但他感到困惑的是，竟有人打電話來詢問同一個人。這怎麼會發生這種事？他要如何解釋？

喝了一杯酒，他進入了沉思中。對他來說，與侍者開一個無傷大雅的玩笑誠然是一項令人開心的事，反正他又那麼孤單。他如何串起「默哈末沙昆馬瓦迪」這個名字？默哈末是一個常見的名字。但是「沙昆」呢？……多麼奇怪的名字！他是在那裏或甚麼時候聽到？或在一本舊的教科書中讀到？它如何突然出現？為甚麼？除此之外，沙昆和馬瓦迪連在一起，更是一件複雜而不可能的事。他又怎麼知道竟然真的有此人存在？也許他是第一次到酒吧來同時有人打電話找他？整個事情令他感到更為驚奇與迷惑。

第五杯酒令他陷入更深的反省中。從現在開始，他必須敬仰自己，他必須揭開異象的真象，他必須告訴每一個人，他必須找出一個合理的說明。一個奇蹟剛剛發生，……很簡單的……在酒吧裏……在酒客與騷亂者當中……男人女人之中。不幸的，卻沒有辦法令他們認清它的重要性及說服他們。他們不是來酒吧看有沒有奇蹟出現。一旦對他們提起此事，他們必然會以一種不置信的眼光看着他，而嗤之以鼻，然後再開始尋歡作樂。也許他們還會侮辱他。這些醉漢可能還會指控他另有企圖。這個人要甚麼？也許他沒錢付賬？也許是一個冒充者或瘋子。默哈末沙昆馬瓦迪？！說真的，他沒有使人復活的

能力，但他通過獨特的靈感而得知默哈末沙昆馬瓦迪是威尼斯酒吧的一個顧客！你明白這個時代的奇事嗎？

他們要怎樣想就由他們吧！反正這不會減少他的奇蹟的價值。如有人覺得是巧合，那麼所有的奇蹟都是機緣巧合了，如此看來便毫無意義了。但是奇蹟的真象如何？只是超覺的領悟？超能力揭開未知？奇異天才的呈現？他已是四十開外了，但仍掌握不清自己的真正天份。長期以來，他滿足於自己是個會計書記，只懂得經濟條規，賬目收支，拍賣及最後預算。在他心深處，卻潛伏着獨特的天份。他負起一家的擔子、過着樸素的生活，滿足現狀，在他內心，是那寶貴的裝飾。讓我們忘掉那些吵嚷的酒客和他們的意見。他的奇蹟的價值也許可以被他人所鑒賞。如他太太及好朋友，還有那些宗教族長。

當他倒完最後一滴酒，侍者便向他走來。一見侍者，他想也不想便機械化的說：

「你是否認識查益支丹在命？」

那人很驚奇的看着他，說：「不。先生，他是不是酒吧的顧客？」

「是的。」

「先生，你是否與他約好？」

「沒有，但我有重要的事找他。」

侍者去了一會，便回來對他說，他們並不認識此人。聽過預期的答案，他感到這樣挑戰自己的天份是不智之舉，誰可預料在同一個小時，同一個酒吧，可以發生兩個奇蹟？如果第二個實驗失敗，是否減少了第一個奇蹟的重要性？不會，無論如何，他不會讓……

但是，令他大感驚奇的是，他看到侍者向他走來，說：

「有一個電話要找你。」
這令他感到意外？

「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你怎麼知道是要找我？」

「你的朋友打給經理。」

「那一個朋友？」

「查益支丹在命。」

莫大的震動，他向一旁看去，遮掩自己的震驚，侍者續說：

「他連絡經理，自我介紹，並問酒吧內是否有人要找他。」

接着，他只好充滿疑惑的去接電話。

「哈囉。」

「我是查益支丹在命。你是那一位？」

「我現在就來，謝謝。」

他迅速而技巧的結束了談話，便決定馬上離開，以避開不必要的麻煩。在途中，他心中充滿了驚愕，迷惑，恐懼與歡欣。

接着幾天內，「奇蹟」成了他談話的焦點。他不斷的提到默哈末沙昆馬瓦迪與查益支丹在命。一些友人說那只是特別的巧合，我們的世界充滿獨特的註定事件。難道你忘了主任是如何結婚的？鄰居在節日前被殺了？由於姓名相同的錯誤，一位默默無聞的人成了司法部長？

其他人認為那只是不能用自然常規來說明的奇異現象。奇怪的名字來自久遠的記憶。除此之外，兩個坐在旁邊的人的名字偶然閃進你腦中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當你以輕浮的態度把名串起，它們便在意識中浮現。這種情形並每天時常在酒吧發生，也不是奇事了。

從這點看來，如它不是一件不尋常的巧合，那可是非常自然的現象。但這種解釋仍不令他滿足。他嘗試以玄學來解說，這將使他更上另一層境界，改變生活面貌，脫離人世的苦難與麻煩。

幸運的是，教堂的族長持有

不同的意見。他是唯一重視「奇蹟」的人，同時要他一再重複那個故事。他深深的注視他，說：

「你真的要我的意見嗎？無可置疑的，你有神聖的元素。」

他停了一會，細觀反應，再繼續說：

「沒有甚麼奇怪。你是一個好人，每個星期五都有做祈禱。」

笑了一會，他又說：

「但你如何發現這種天份？在酒吧內？你知道這是甚麼意思？」

「我只是在那裏吃晚餐……」

「雖然如此，這可能是一個審判及警告。」

他承認話中的真意，以便不干擾他。族長續說：

「你不該錯過它的某種重要性。」

「是甚麼？」

「任何獲得寶藏的人都該為自己及他人謀福利。」

族長開始講述一些聖人生活的故事，然後便留下他一人。他決定尋求神秘主義的知識，但又花不起那筆錢，而且吸收方面可能會有問題，因為他沒有受過學術方面的訓練。一開始，他妻子也不鼓勵他。她說，事情的確很奇怪，僅此而已。就好像其他奇異的事情，發生在每一天的日落間。他不該把它當作是與人交談的主題。如果這樣，最後他將成為朋友的笑柄。他不該為它而全神貫注，不停的閱讀，閱讀，而忽略了生活中的責任。他慣常的說：

「這只是婦人之見！」

沒有人會期望婦人給一個更好的意見。除此之外，殘酷的生活也扭曲了她的洞察力。

現在他已知道了自己的方式，沒有力量可以阻止他。在他的衰退，平凡，無趣的生命中，出現了一絲希望，能帶來力量，光

亮與優越的希望。一個可憐的人，將改變為光芒四射的人，死後埋在祭壇的墳墓中。

他的知識隨日增加，但他也知道，重要的事情不能從學習得來，而須要一步一步，走一段長遠的路途，才能達到成功。但他如何取得耐心？他哪有時間？能力與耐心？他如何忘卻「威尼斯酒吧」的奇蹟？沒有心理準備，沒有預先通知，沒有一點關於這痛苦行程的概念？這真的發生了，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無生氣，遲滯，失望的生活，他的超能天份終在酒吧內呈現，就在他喝酒的當兒。

因此，他只須持續閱讀及靜坐，同時等待奇蹟的到來。他感到奇怪妻子提高了聲量，指責他沒有額外的收入，她只想到打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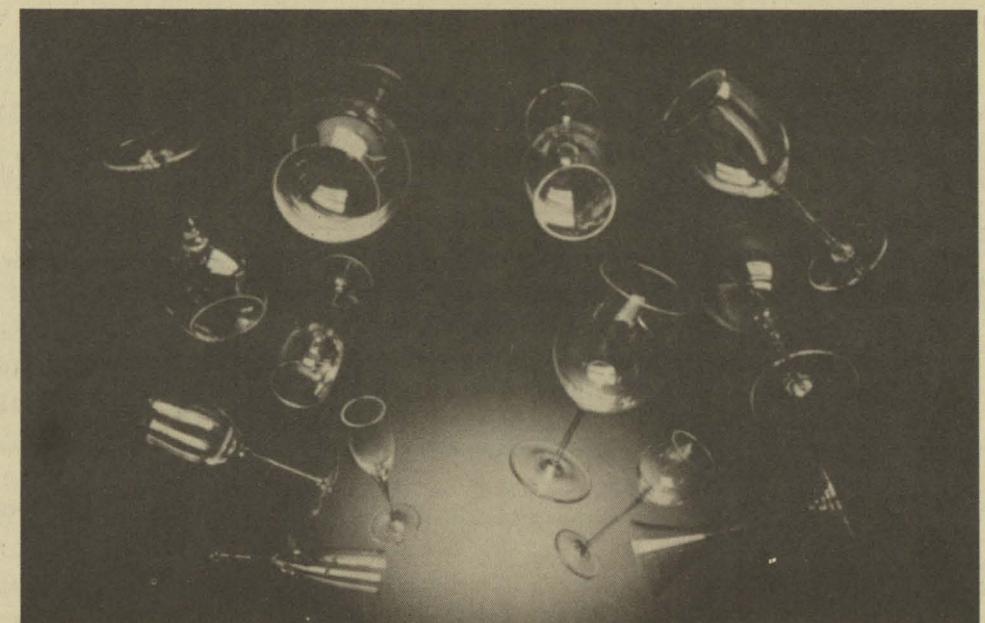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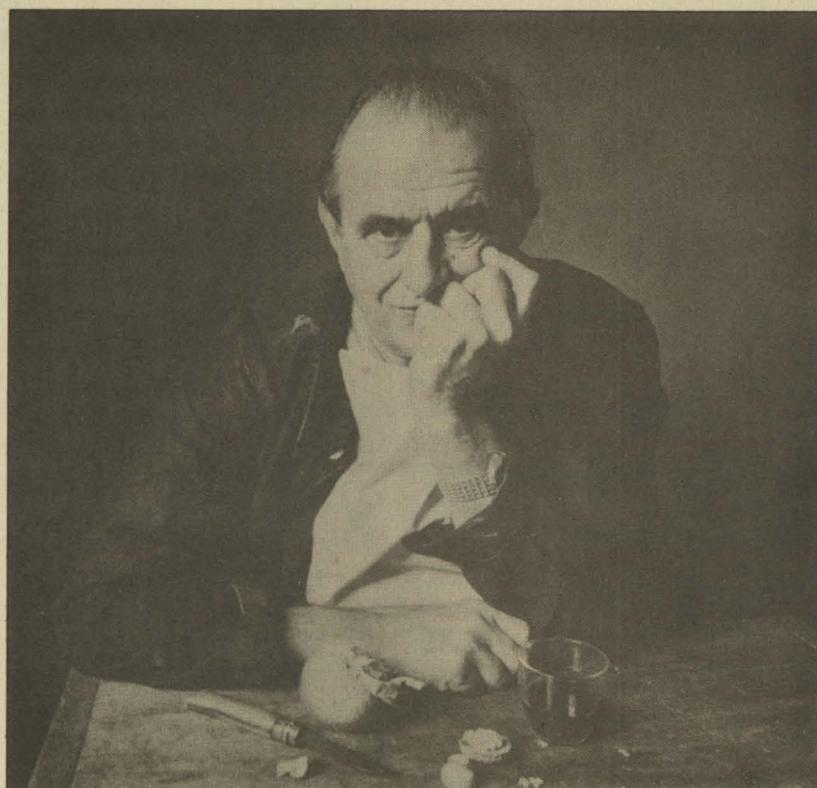
機及夜間工作，而不察覺到他真正的憂慮與生活中嚴酷的事實。她挑剔他的沉思與孤立，因它而令他忽略了本身的姿態及家中的福利。還有他對貧窮的漠不關心。他只是安靜與耐心的面對她的指責，由時間來定奪。有一天，這位婦人將成為聖人的妻子。慈悲的神會到來，把他們提昇到超人的境界。

學習與靜坐的時間頗長。直到他相信他可以試試他的天份。於是抱著一種完全依賴神的心情，去最近的一間咖啡座。他隨便向侍者詢問一個怪異的文字，正如預料中，侍者並不認識此人。然後他便坐下來等電話。直到打烊，仍一無所獲。

他從一個咖啡座到另一個，

最後他認為奇蹟只有在酒吧才可實現。這使他走遍所有的酒吧，但仍失望。雖然這些經驗令他痛苦和心碎，他仍不絕望。最後，他又來到「威尼斯酒吧」。他常在這酒吧外徘徊不敢進去，因為害怕在裏面實驗。他認為如果一旦實驗失敗，將令他失去所有的希望。無論如何，他叫了一壺酒，不想喝酒，而是要適應環境。他想着下一步要做甚麼。

在困惑中，他有一個模糊的預感，其中一個顧客會暴斃。那可是一個預期的奇蹟？這不是一個好的意念，但無疑是一個奇蹟。它可能牽涉肉眼見不到的好處。他四下張望，不知有誰可証實他的超自然力量。在張望間，一個喝醉的酒客走來，在他旁邊坐下。他注意起來，也許他就是奇蹟的物體。



他看過去，那人微笑，不很禮貌的，預料他會像其他醉漢一樣開玩笑。每次看到同樣的微笑，令他快快的閃開。他也注意到，醉漢的朋友也朝他看來，好像正在看一部緊張的戲。他感到一點焦慮，決定不睬他，又四下張望。忽然間，那人低聲問他：

「為何不飲酒？」

好了，他就在這裏，開始他的遊戲。他必須小心，於是完全不理會他，但後者說：

「我們應該是老朋友了。」

他是在開玩笑吧，也許想把他當笑柄。他必須堅持不理他。

「我記得你，你坐在同一個地方。」

這個醉漢在說甚麼？如有另一個座位，我一定過去。

「那晚你一邊喝酒一邊微笑。你一人，你一向是一個人。」

這個人是否見到那晚的奇蹟？他開始注意起來。

「我跟一羣朋友，坐在你旁邊。」

甚麼時候他才會把話說完走開？甚麼時候他會突然死去？

「我聽到你詢問一個人的名

字……」

他吃驚的看着他，眼中充滿好奇與關懷。

「那是一個聽起來怪怪的名字。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人名。」

經不起好奇與焦慮，他打破了沉默，問：

「默哈末沙昆馬瓦迪？」

「是了，默哈末沙昆馬瓦迪。」

他正眼看他，要求更多的資料，但對方伸了伸腳，沉默着。他忍不住，又問他說：

「你要說些甚麼？」

「沒有。」

他的目光移開。過了一會，對方說：

「你不要裝着不在乎。」

「不是很重要。」

「但我相信你想知道關於那個電話。」

他心跳得很快，忍不住問：

「那個電話怎麼了？」

那人笑了一會，說：

「我聽到你問起默哈末沙昆馬瓦迪，但侍者不認得。那個名

字聽起來好奇怪。你知道我們喝醉了。我們對沙昆感到好奇。他個人資料如何？你當然知道醉了的人會做些甚麼事。我們不惜代價想一睹他的真面目。」

他點頭，叫他繼續。對方說：

「要怎麼做？我決定溜進隔壁的咖啡座。打了『威尼斯』的電話，並叫經理找沙昆這個人。」

「不！不！」

他感到靈魂被撕裂，不自制的叫出來，令對方嚇了一跳。

「怎麼回事？」

「你！」

他的情緒高漲，血液充滿了額前，他狠狠的以憤怒，鐵青的臉看着他，他要用勁喊出來，但嘴唇彷彿被封住了。他在跟一般無形的力量掙扎，避開那看不見的攻擊。他隨手拿起一個酒壺，用全力向對方的額前拋過去。酒壺碎了，酒滴流出來，沾在臉上與頸上，滲着血。對方憤怒而痛苦的叫着，擊回他，想要抓住他的頸。他拿了一支叉，用他所有因失望而產生的力量刺向他的頸，對方接着全完癱瘓的倒在桌子上。□



快樂的人

馬富茲著

許友彬譯

他醒來，發覺自己很快樂。比起以往每個清晨的情形，真不尋常。通常他一醒來，頭腦就劇痛，也許因為夜晚在辦公室看報看得太遲，也許因為在狂歡舞會裏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前一天的憂慮和當天的問題通常會在這時侵襲他，他會吃力地離開牀，試圖集聚所有精力，準備面對人生的煩惱。而今天他的快樂，是無可置疑的，甚至氾濫出來。那種感覺非常清晰，非常濃厚，壓逼着他的腦子與感官。是的，他是快樂的。假如這不是快樂，那又是甚麼？他覺得每個器官都完美地協調着，在身體裏面操作，也對着週遭的世界操作。在他體內，有無限的精力，無比的能量。他有信心完成任何艱難的工作。他對人類，對動物，對任何東西都充滿愛心。他的感覺極為樂觀，好像他終於克服了恐懼、慌張、疾病和死亡。最重要的，是那種莫名的感覺沁入他的軀體和靈魂，彈奏着喜悅、滿足和安祥的旋律。

他陶醉在狂喜中，慢慢品嚐那種感覺，並摸索着它神秘的來源。在過去沒有甚麼事情值得他那麼高興，在未來也沒有甚麼事情可以企望。它從哪裏來？它會維持多久？噢不，這一定是一閃而過的情緒，不可能永遠的。假使永遠如此，那人類將像天神一般，會進入另外一個世界。讓他享受它，和它一起生存，珍惜它，不然將變成一個模糊的記憶在遠方逝去。

他吃早餐，胃口奇佳，時不時的望住服侍他的比希爾伯，並親切的對他微笑。那個老人受寵若驚，他的主人除了下令及發問之外平時鮮少看他一眼。

「告訴我，比希爾伯，我是

不是一個快樂的人？」

那老人很尷尬，他的主人第一次像友伴一樣稱呼他。經過一陣不自然的沉寂，他才答道：

「主人是快樂的，那是神的恩典。」

「你是說因為我有今天的地位，美麗的住宅和健康的身體就應該感到快樂？你是不是這個意思？但你是否真的認為我是一個快樂的人？」

「主人對自己要求太高，已至人類無法忍受的地步。主人和其他人辯論時常常會大發雷霆。」

他大笑一陣插嘴問道：

「你呢？你有沒有煩惱？」

「當然。人人都有煩惱。」

「你認為純粹的快樂是不可能的？」

「不錯，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這美妙的感覺並不是比希爾或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那是罕有且獨特的，好似他擁有全世界人類所不知的秘密。

在會議室中放報紙的角落，他看到最大的敵人正在翻閱雜誌。那個男人聽見他的腳步聲但沒有抬起頭來。他肯定已經知道他到來不過假裝不當一回事，保持頭腦平靜。他們在例常開會時常常劇烈的爭論，互相侮辱，臨瀕動粗的地步。在上個星期的工會選舉中，他被這個敵人擊敗，使他無地自容，自尊心受重創，心中無限痛苦，眼前一片黑暗。不過他現在正走向他的敵人，心中毫無芥蒂，陶醉於歡樂之情，充滿容忍寬恕之意，好似脫胎換骨，願意伸出友誼之手。他十分自然地對他的敵人請安。那個人錯愕了一陣，張大眼睛說不出話，直至他弄清是怎麼一回事才含糊



的應了一聲，好像不直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坐在他身旁，說：

「真是個好日子。」

「噢，是的。」

「這樣的天氣使人内心充滿快樂。」

那個人仔細端詳他，然後咕噥道：

「我很高興知道你這麼快樂。」

他笑道：

「那是妙不可言的快樂。」

對方躊躇一會笑道：

「但願在今天的編輯會議中我不會破壞你的情緒。」

「噢，絕對不會。我的立場人人清楚。我並不在乎其他人不接受我的看法。這並不會影響我的快樂。」

「你在一夜之間改變了很多。」

「說實的，我快樂得難以形容。」

「我敢打賭，一定是你的兒子改變主意，不在加拿大定居。」

他吃吃笑說：

「不，我的朋友，他並沒有改變主意。」

「可是，那是會令你最傷心的事。」

「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要求他回來，解除我的寂寞，並為他的國家效勞。但是他說他要在加拿大和一位當地公民合創一家工程公司。他甚至邀請我過去和他在一起。讓他住在他喜歡的地方。不過我在這裏，就如你現在所見一般，非常快樂，難以置信的快樂。」

「你有獨特的見解。」

「我不管它是甚麼，我只知道我完完全全的快樂。」

「對了，這就是快樂，豐富而可體會，像絕對權力一樣穩固，像空氣一樣自由，像火燄一樣壯烈，像花香一樣醉人。不過這種

不是自然的感覺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

那男人，受他的友善而感動，親切地說：

「其實，我一直以為你剛烈的性格折磨着你。」

「真的？」

「你不懂得甚麼叫做妥協。你緊張兮兮的過活。你可以為任何問題而全力爭鬥，猶如一場生死戰。」

「你說得不錯。」

他寬容地接受他的批評，好像只是無盡的快樂海洋上一點小波浪。他笑容可掬的問道：

「那你是認為我的態度需要一些改變？」

「那當然。舉個例子，昨天我們談到種族主義。我們意見一致，而這個話題也值得我們感到憤怒。但那是哪一種憤怒呢？應該是充滿智慧且抽象的憤怒，而不是那種會損傷神經，引起消化

不良和提高血壓的憤怒。對嗎？」
「我現在已十分清楚。」
他的心不會漏掉一滴的快樂。
種族主義、越南、安哥拉、巴
勒斯坦……沒有任何問題可以侵
犯那環繞着他的心之快樂城堡。
當他想起一個問題，他的心就吃
吃笑，充滿歡樂。說開來，這是一個浩大的快樂之情，對任何苦
難漠不關心，永遠在痛苦的表面
展開笑容。他想笑，想跳舞，想
唱歌，把那無限的歡愉淹蓋過世
界上所有問題。

他忽然覺得辦公室實在小了
些；他無工作的慾望。他對他的
工作感到輕蔑及無關痛癢。他毫
無辦法把自己的腦袋從極樂世界
拖下來。他陶醉在可怕的快樂情
緒中，怎麼可能寫下有關無軌電
車墜落尼羅河的稿件？是的，它
是可怕的，無孔不入，劇烈至近
乎崩潰，麻醉了他的意願。再說
，現在已經是中午，而那種感覺
還是佔有他，沒有半點兒消逝的
蹟象。他把白紙擋在桌上，開始
在辦公室裏踱步，狂笑，並不斷
彈指頭。

他有一陣子慌張，但沒有真
正沉入腦海，只浮在表面像抽象
概念一樣。那陣子，他企圖回憶
他生命中的悲慘時刻，為了考驗
他目前的心情，希望這些回憶能
幫他平靜下來，至少能令他相信
這快樂之情總會消散。他重組他的
記憶，如他太太的死亡以及當時
所有悲傷情景。但這事件對他似
乎是一連串的動作，沒有任何意思，
沒有任何效果，好像是發生在另一個
女人身上，另一個男人的太太，在古遠的歷史時代。
這事件的重組甚至產生一種令人歡愉的效果，他樂不可支，控
制不住張聲大笑。

相同的，當他想起他接到兒子的第一封信，他兒子要移居到
加拿大，也令他興奮不已。而他
想起世界上各種流血事件，他更
開懷大笑，笑聲傳到其他辦公室
，甚至傳到街上去。沒有任何東
西可以搖動他的快樂情緒。慘痛
的記憶輕輕飄浮，像溫柔的波浪
撫摸海灘的砂石。然後他離開他
的辦公室，走出大廈，沒有留下
任何不出席編輯會議的便條。午
餐過後，他回房慣例的午睡，但
他睡不着。這狂暴的歡樂世界不知
怎的使他非常清醒。他必須得
到一些休息，一些寧靜，一些惰
性和一些神經上的麻木。可是，
該怎麼辦？最後他離開牀，在他
的住宅前後走動，並哼着快
樂的曲調。他告訴自己，假如這
種狀態持續下去，他將不能睡覺
，不能悲傷。這該是去俱樂部的
時刻，但他不想遇見任何朋友。
那些說不完的公共事務和私人憂
慮對他已毫無意義。假如他的朋
友發覺他因嚴肅的事情而大笑，
又會有何感想？不，他不需要任
何人。他沒有交談的慾望。他有
必要獨自坐着或者散步數哩以便
解散他可怕的精力。他必須好好
想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這荒唐的
快樂情緒到底如何侵襲他？他能
忍耐這熬人的負荷多久？這情緒
會否永遠奪除他的工作、朋友、
睡眠和安寧？他是否應該屈服它
並隨它漂流？抑或他應該找個出
路，如通過腦力，勞動或專業輔
導？

• • •

他被叫入身體檢查室時感到
一點兒窘。這是他朋友的醫務所
，他的朋友是著名的醫生。醫生
看着他，含笑說道：

「你看來並沒有生病。」

「我來找你不是因為我病了
，而是因為我很高興。是的，我
太過高興了。」他支吾答道。

他們有一陣子的寂靜、緊張
和驚奇。

「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
無法形容，但很嚴重。」

醫生嘲笑說：

「但願你的病能夠傳染給其
他人。」

「噢，別小看這事。我說真
的，真的很嚴重。」

然後他開始述說他快樂的故
事，從他一早醒來說到他來求醫。

「你有沒有喝烈酒、吃藥物
、或服鎮定劑？」

「沒有，都沒有。」

「也許你達到某種成就，如
你的事業有成，愛情得意，或錢
財就手？」

「沒有，也都沒有。其實，
我的生活中有更多令人哀傷的事
情。」

醫生小心檢查他的身體後，
聳聳肩，不解地說：

「你的健康良好。我可以給
你一些安眠藥，但你必須去見神
經學專家。」

神經學專家檢查了一陣，對
他說：

「你的神經狀態良好。」

「難道你不能夠更詳細地講
解我的狀況？」

「對不起，你的神經絕對沒
有問題。」

每一次他聽見其他專家作同
樣的答覆，他都大笑一場，然後
因他的失禮而笑着道歉，彷彿這
是他表達慌張失意的姿態。他覺
得十分寂寞，在極端快樂中，沒
有一個朋友能幫助他。忽然他想
起對街有一位精神病醫生。但是
他不信任這些精神病醫生，即使
他們有心理分析的知識。除此之
外，他十分清楚這些醫生的治療
方法費時很久，使他們變成病人的
例常友伴。當他想起他們如何
把病人埋在潛意識的根源解脫開

來，他不禁大笑。他步行去那位
精神病醫生的醫療所，邊走邊笑

。他正在想像那人聽到他埋怨自
己的快樂時而發出的滑稽反應，
而那人通常只聽到別人埋怨歇斯
底里、情緒低落、恐懼感或神經
分裂症。

「我不打诳，醫生。我來找
你因為我快樂得難以形容。」

他看醫生的表情，但醫生很
冷靜。他還未繼續說下去，醫生
揮揮手阻止他，緩緩說道：

「是不是劇烈而奇異的快樂
？令人身心疲乏那種？」

他大吃一驚，剛要開口，醫
生又接着說：

「是那種令你不能工作，不
願見朋友，不能睡覺的快樂。要
是你面對任何痛苦，你會開懷大
笑。」

「你能看穿我的腦袋。」

「不不，沒這回事，我只是
每星期遇見至少一宗這種問題。」

「這是不一種瘟疫？」

「我沒這麼說。到目前為此
，我也不敢說我找出其中一宗的
根源。」

「它是一種疾病嗎？」

「每一宗問題都還在接受治
療。」

「難道你深信他們都不正常
？」

「說得對，在我們這一行眼
中，我們非這麼假設不可。」

「你是否觀察出他們有發狂
或情緒不穩定的蹟象？」他緊張
地問。他指着自己的頭，十分害
怕。醫生語氣肯定的說：

「不。我保證他們都頭腦清
醒。不過你每星期必須來兩趟。
你不必擔憂或悲傷……。」

擔憂？悲傷？他張開唇角，
嘴巴越開越大，不禁狂笑。接着
他忍受不住，完全崩潰了，無法
阻止脫眶而出的眼淚。□

許友彬

「快樂的人」及其他

——譯後有感

不可能發生的事在想象中可能，
想象中可能發生的事卻離不開現
實素材。要是想象中沒有人類，
沒有動物，沒有花草樹木，沒有
屋子、公路、桌椅、牙刷、馬桶
、塑膠袋等等，那要想象些甚麼
？如何利用現實素材通過藝術的
手法去組成美麗感人而可品賞的
作品才最重要。為藝術而藝術者
做的也不過是這些，現實還是必
備的素材。或該說是為了表現藝
術手法而表現藝術。這麼做無可
厚非，沒有對或錯這回事。可是
，為現實而現實的人卻很可悲。
就像別人欣賞蛋糕，他欣賞麵粉
、糖和奶油。不談立場這回事。

有人爭辯技巧和內容孰重孰
輕，永遠搞不清楚。內容是現實
素材，技巧是藝術手法。沒有現
實素材，哪來藝術手法？有誰見
過純粹技巧而毫無內容的作品？
有誰見過毫無技巧的作品？有
，但那不是藝術，那只是工具。
假如有人要把藝術當為工具，就
不配談藝術這回事。□



罕沙和警察

馬富茲著

白水譯

沉重的脚步聲伴隨之而來的「停」聲；不祥地在他的胸膛內迴蕩，預示着痛苦和大禍臨頭。這是那個警員在黑暗中來勢洶洶的聲音。他很想逃跑，可是力不從心。他幾經艱難，才爬起身，把身體甩在巷角的牆上，搖搖晃晃，隨時會倒下。他辛苦地睜開眼，目不轉睛地盯着降臨的厄運的方向。好幾次，他嘗試在黑暗中走動，可是不能。他的思想和記憶一片混亂。他死色的臉滿是皺紋和塵埃，在街燈下顯得麻木。他身上除了一件破破爛爛的長袍，一無所有。他的內臟在痙攣，痛苦地渴望得到注射毒品。

「罕沙，過來……」

那令人喪膽的喝聲過後，是連續不斷的拳加腳踢。他呻吟地哀求。

「警察先生，求求你，看在上蒼面上，可憐可憐我吧！」

他站在他面前，擋住了街燈的光線。他的褲子上掛着鎗。罕沙更使勁地靠住沙納菲里巷的牆。他在惶恐中，幾乎要昏眩過去，可是他極力忍住，一面痛苦地呻吟。奇怪？為甚麼那個警察沒有向他破口大罵，也沒有動手毆打他？

「你是否注射了毒品？」

「沒有，我發誓我沒注射毒品。」

「那你甚麼看來恍恍惚惚？」

「因為我沒有注射。」

「來，跟我去見長官。」

他那飢餓的胸膛，哀嘆了一口氣。

「我求求你……」他哭泣地說。

可是那警察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並不像鐵夾子般牢牢夾住他，也不像警察平時使勁的捉攫。而是一只溫柔的手。罕沙受寵若驚，慌得說不出話來。

「來吧，別怕。」

「可是我沒做錯甚麼事呀！」他有禮地牽着他，一面柔和地說：

「別擔心，不會有甚麼事的。」

他站在警監的房裏，背向一扇關上的門。他離開門大約一碼。他不敢走上前或抬頭接觸那股從一張兇神惡煞的臉所發出的眼光。明亮的燈光照着他那副濺滿污泥，幾乎赤裸的身體。他站在平滑的白色牆壁和堂皇的家具之間，好像是被時間所遺忘的事物。罕沙心想那警監會大發雷霆。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警監的語氣也十分溫柔。那夜晚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令他摸不住頭腦。

「罕沙，晚安。請坐。」

我的天！世界可真變了？

「上蒼不容。先生。小的不敢。」

那警官眼露不悅，命令式地用手指向一張皮革扶手椅。他久久遲豫不決。最後，他覺得事情沒有甚麼蹊蹺，才坐在椅子邊緣，雙眼凝視滿是塵埃的腳。它們顯得那麼巨大，像一尊塑像的腳，沾滿層層污垢。罕沙還不相信這些彬彬有禮的招待是真的。他用討好的語氣說：

「長官先生，我這個窮光蛋做了不少壞事。不過，我的痛苦比我的罪行還要大。在上蒼的眼裏，憐憫比正義更偉大。」

那長官用溫柔又熱情的聲音回答道：

「別擔心，罕沙。我知道你做了不少壞事。不過你的痛苦比

壞事還要多。你最瞭解自己的所作所為……你不要怪警員對你殘酷，因為法律就是法律。不過現在已經不同了，我們要改變對待犯人的方法……一切都要改變。我們雖然是警察，但是到底我們也是人嘛！」

在警局的院子裏，一羣警察圍住他。他習慣地感到不寒而慄，好像要躲避警察的毆打。他們濃濃鬍子下的厚唇露出了笑容。

「是你呀！」

「對了。罕沙，一切已經改變了。」

「早日弄好你的身子吧！罕沙。」

「過去的事別放在心裏。」

他在半昏迷的狀態中被人載走。不久，他索性信任人擺佈，陷入無止境的虛無裏。他張開眼，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陌生的房間裏，房裏的白色令人眩惑，燈光燦爛。一張陌生的臉低下身望着他。他感到全身軟弱無力，恐懼。他喃喃自語道：

「馬布迪叔叔，求求你給我打針……打針！」

他聽到一聲悅耳的輕笑聲，跟着是一陣刺鼻的臭味。他感到異常飢餓，頭部要裂開似的。跟着他失去了知覺。

正如那位警官所保證的，罕沙離開戒毒所時，的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第一次顯得容光煥發，穿着寬大的長袍，高步闊視。他把鬍鬚剃了，留着健康又挺直的小鬍子。他穿着鮮黃色的涼鞋，腕上的獅子紋身再次顯露。美麗頭巾下太陽穴的飛鳥紋身也重新露出。一位警察像友伴地與他同行。一切那麼友善。他那清潔黝黑的皮膚在陽光下發亮。他開心極了。他告訴自己：經過這一切的清洗，他的體重也一定減少了。他感到十分清醒，可以看也可以聽。他喜歡那個警員，

再也感不到體內的絞痛。他充滿了自信，產生飄飄然的感覺。他對周圍的一切都有信心。當警察紛紛上前祝賀時，他不感到驚奇。在警局的院子裏，他們圍繞着他，熱情地握着他的手。當他看到那位警官起身迎接他時，他也不覺得很驚奇。他深深地感動，恭順地彎身吻那警官的手。可是那警官卻熱情地擁抱着他。他難過得熱淚盈眶。那警官扶他坐在椅子上，然後回到桌旁的椅上。他溫和地笑着說：「恭喜你康復了。」

罕沙雙眼沾滿了淚水。

他在警官的辦公室裏，感到莫名其妙，一面極力設法不要昏眩過去。那警官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相信我吧，罕沙。」他說。「你必須相信你所看到和聽到的一切。你心神不定，因為你沒打針。你的錢已經花光了，所以沒錢打針。那毒販真沒人性，要你先付錢才給你注射毒品。不過，你會把毒癮戒掉的……」

「我已經無藥可救了。」罕沙回答。「我一生倒霉。以前我身強力壯，現在卻不中用了。我做過生意，現在卻傾家蕩產。我曾經愛過也吃過苦頭。我染上了毒癮，要討吃過活。」

「你進去戒毒所之後，就可改過自新。到時我們再見。」

「現在你可以重新做人了。」那警官說。

他再也忍不住，眼裏的熱淚直流。

「感謝上蒼和你。」

「別胡扯了。你應該感謝上蒼。」

跟着，那警官在他面前打開一本簿子，並在白紙上端寫了幾個字。然後，他用月光一般深幽的眼色看着罕沙說：「說出你的願望吧，罕沙。」罕沙感到迷惑，答不出話來。他的雙唇和粗厚

的小鬍子移動，但是還是開不出口。那警官催促他說：「說出你的願望。這是命令！」

「可是……」

「別婆婆媽媽了——說出你的願望吧！」

他猶豫了一下說：「我只要上蒼保佑。」

「講清楚你到底要甚麼。說出你的願望。這是命令。」

罕沙想起了母親的祈禱，晚上講的故事和許多小提琴拉的曲子。他抿着嘴輕聲笑着說：「我從前時常推着一輛水菓車在街上跑。」

那警官說：

「你要在胡賽尼亞開間水菓店是嗎？」一面說，一面在簿子上寫。「雙層擺物架子和更好的電燈陣列。」

罕沙感到湛然。他問道：「可是錢呢？」

「別操心，這是我們的責任，這也是公眾關心的事。快說出你的願望吧！這是命令。」

罕沙改過自新後，想起自己要開間水菓店，不禁勇氣十足。

「莎妮雅·芭尤米那位賣肝臟的姑娘。」他用顫抖的聲音說。

「其實……」

那警官一面打斷他的話，一邊不停地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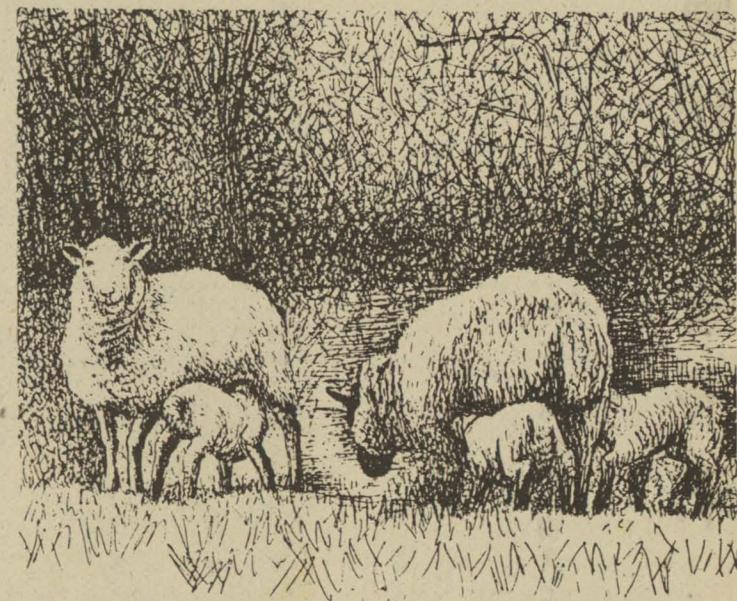
「你不必解釋，警局的警察和其他警察都知了一切。市集裏的看守人也知道一切。莎妮雅是個勇敢又漂亮的女孩。雖然發生了這一切事情，她還沒嫁人。有一個時期，她比海洛因害得你更慘。她變得越殘忍，你就越慘。雖然她拋棄了你，她會回到你身邊的。你們倆合作開間肝臟和水菓店不是挺好嗎！在胡賽尼亞，可沒有這樣的店子呢！就像一間很特別的雜貨店。你還有甚麼願望嗎？」

罕沙非常感動。他低下頭，

談素描

(這一版歡迎畫家和美術愛好者賜稿)

*張天中(新加坡)



圖／亨利·摩爾的綿羊素描

像作夢般，看看一片綠色的草原，那裏長滿了紅色、紫色邊緣的花朵。他耳邊重複地響起一句動聽的曲子：「請告訴我心裏的慾望」突然，他看到一個模糊的陰影，像一羣蒼蠅。他感到全身畏縮。

「先生，我恐怕警察這種友善態度不會長久。這並不是因為我過去的悲慘遭遇，而是警察的行為。」他可憐兮兮地說。

「他們不管有沒有理由，老是要對付我和我的水菓車。他們曾經把我的貨物充公，還把我痛打了一頓。至於莎妮雅那件事；是警員哈索那首先勾引了她。」

那警官又發出清楚的笑聲。

「絕對沒有警察要跟你作對，」警官令一種令人絕對不會感到猜疑的語氣說。「從現在開始、他們永遠是你忠誠的朋友。請說出你的願望吧，罕沙，這是命令。」

罕沙頓時感到自己有一種過去未曾有過的勇氣。即使他年青時，也沒有體驗過這種令人陶醉的勇氣。這股勇氣泛於水菓和肝臟店，莎妮雅的愛以及警察的友善。

「像我這樣的窮人多得呢！先生你大概不認識他們吧？」他說。

「我一切都知道，」警官打斷他的話，手還是不停地寫。「告訴我們他們是誰，讓大家都有自己的店子、女人和警察的友情。這一切都會變成事實。快說出你的願望吧。這是命令。」

罕沙放聲大笑，雙手緊合。

「這一切太像做夢了，」他說。

「現實就是一種夢想；夢想也是一種現實。快說出你的願望吧！這是命令。」

他滿懷信心地深深吸了一口

氣。

「到底有多少犯人真正應該坐牢？」他打趣地說。

那警官一面回答一面不停地在紙上寫：

「每個不該坐牢的人將會獲得釋放，即使監獄變得空無一人。」

罕沙聽了心花怒放。他喊道：「正義萬歲！警監萬歲！」

罕沙座落在沙納菲里巷的家的院子，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宴會。警監、警察，窮人和出獄的囚犯都集合在那裏。莎妮雅穿了一件橙色衣服，肩上披了綠色圍巾，遮掩住她豐滿的身體，只露出戴着金手鐲的腕部和套着銀腳鐲的踝部。腳鐲掛着新月形的飾物。她親自分派飲料，羅望子莫汁給客人喝。在另一個角落，一支帶有穆哈未亞里街風格的樂隊，在演奏歡迎曲。他全在歡迎自由。連警察也在上司面前載歌載舞。跟着一位可蘭經誦讀者站在信徒當中，朗誦經文歌頌先知：

祂的降臨，帶來了真理的光芒。

窮人、前囚犯和警察打成一片，十分開心。莎妮雅顫動的歡樂呼聲，像葉笛傾流的音符。最後，宴會結束時，那警官起身向大家說：「各位晚安。」

莎妮雅再次高聲歡呼。客人過後陸續離去。東方已露出魚肚白。雄鷄的啼聲在讚揚上蒼。寂靜也在讚揚着祂。

罕沙躺在沙發上休息。莎妮雅坐在他頭旁，撫弄着他的頭髮。他感到幸福、寧靜和滿足，希望一切永遠不變。

「妳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泉源，」他說。

她的手撫摸着他的太陽穴，好像要餵那隻刺在那兒的鳥。他繼續說道：

「我不認為這一切都是奇蹟。真正的奇蹟是，你在……之後，應該回心轉意。……」

她的手溜到他的頸上，面頰，然後停在喉嚨。他沉醉在她的愛撫中。心裏多麼渴望這個美好的時刻永無止休。可是，突然間，他發現一種奇異的感覺；喉部彷彿受到某種壓力似的，這種壓力沉重得不像愛撫。他想叫她別壓得太大力，可是喊不出聲，而壓力卻越來越大。他伸手要甩開她的手，可是覺得好像被夢魘壓住似的；他覺得好像被一個沉重的物體，一個沙袋或一面牆壓住頭部。他要喊出口，要站起來和移動，可是不能。他拼命掙扎，雙腳擦着沙發，又好像擦着地上的塵埃和爛泥似的。他被一種完全新奇、悲哀的感覺所壓倒。他聽到一個熟悉、嘲諷的聲音在呼喝他。

「現在你可以到馬路中間睡覺了！」

怎麼這個聲音那麼像那個警員的聲音呢？果然是那個粗聲粗氣，預示着厄運的老警員。罕沙感到要窒息。莎妮雅手下不留情。突然壓在他胸膛上的牆移開了。他爬起身，在黑暗中呻吟。他依稀認出了一個龐然巨物的身影；這個巨物擋住街燈的光線，高聳參天，直達天上的星星。破曉的鷄啼聲此起彼落；那個黑影肩上掛着一支長鎗。那警員拿開踩在罕沙胸膛上的長靴後，罕沙的楚痛也隨之消失。

「警察先生，」他喊道：「警監不是答應過了嗎？」

「警監答應過甚麼？你這個白粉鬼……快跟我回去警局！」

罕沙驚惶失措地東張西望。他只看到一條沉睡的街道，一片湧來的黑暗和死寂……沒有宴會……沒有任何宴會的痕跡……沒有莎妮雅……空無一切。□

素描最能看出一個人的繪畫水平。正因為如此，造型藝術的基礎，它的全部秘密就是素描。無論學習甚麼美術課程，素描乃是必經之道，全面和深入地認識素描的含義是很重要的。

在十七世紀裏，大部分能夠成為藝術大師的畫家都以素描作為油畫的輔助工作，素描本身就是作畫的目的。例如林布蘭特(Rembrandt)的作品都是經過許多幅素描的預習作，藉着那些素描使他的最終作品臻於完美。他對素描所持的態度是「認真」的，因此很自然地成為當時的大師，與魯本斯(Rubens)等並駕齊驅。另一位藝術大師羅倫(Lorrain)的藝術聲譽最主要來自他紮實的素描功夫。這也說明素描在造型藝術中的重要性，是大家所公認的。

關於素描，博巴教授有極為獨特見解，他說：「你們甚至有一個文字的特殊藝術，即素描藝術，一種線條的藝術。」這裏可

從中便能有所體現。

素描若用單純塊面，調子不免單調又死板，應該結合線的表現，才能賦予力量和生氣。同時，在作業時也應該從容不迫地思考，深入刻劃，務求精深的表達，而不妄求包羅萬象，並且一絲不苟、簡練概括，對一切偶然現象、繁瑣細節應大膽刪除，這樣便會取得塑造藝術形象的能動性，對於往後美術訓練與創作是異常重要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素描也是藝術創作的起點。畫風景要表現空間意境，畫動植物要表現生長活力與規律，畫人物要求生動、傳神，畫起靜物也求表現形體、質感等等，使藝術形象更具現實的說服力，從而達到高度的藝術性。

最後，我始終認爲素描必須做到「意在筆先」，心隨筆運，取象不惑才能暢寫，否則難精。□

西風起兮雪飛來

*黃潤岳

——江山一矇矇，井上一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詠雪



加拿大的國旗是一片楓葉，看起來單調而缺乏韻味。不過，到了秋天，走出城郊，那楓葉可說是黃綠叢中一點紅，既奪目，更艷麗。當年設計加拿大國旗的人，一定是富有詩情的，藉着這畫意表達出來了。我們住在城裡，一株楓樹，萬片落葉，再好看也有點不是味道。開車出城跨過渥太華河，進入加底諾公園（是方圓幾十哩的湖光山色之區，露營滑雪之地），沿途所見的山林中，甚麼顏色的葉子都有。黃葉、紅葉，甚至於綠葉，深淺不一，有點像藝術家的調色盤。

記得有一年，我們家人興緻

勃勃的開車去看楓葉。過得橋來，只見前面車行緩慢，再走一陣，車就塞住了，我們以為也許前面有車禍。你會想得到整個公園的公路上，都停滿了車嗎？

今年十月初有個長週末。所謂長週末就是拜一是公共假期，政府特意為此安排，使大家拜五下午就可以開始出去渡假，教會趁此舉行退修會，租用一個教會的湖邊營地，車程約一小時。男女老幼七十多人聚居在一起，過幾天團體生活。營地並非露營之地。有許多建築物，中間有大禮堂大客廳遊戲室沖涼房洗衣房零

亂彈集

食店書店，還有許多間臥房。在樹林中有許多小屋，有臥房和衛生設備。湖中可以游水划船和釣魚。另有各種運動場地，佔地甚廣。在這幾天中，有吃有玩，毫無掛慮。除了聽幾堂講演，參加幾次《聖經》研讀，其餘都是自由時間，輕鬆愉快。對於身心方面的休閒，極有補益。在屬靈的生命方面，也有成長。

會畢回家，打算週末去看楓葉。怎知拜六那天，陰暗如同黑夜，連那電眼調節黑暗才亮的燈都亮起來了。接着是漫天大雪，下了三四寸深，創下三十多年來的記錄。

這一場雪，連氣象局都出乎意料之外。一陣雪之後，又是一陣雨。這種濕雪，最好塑雪人。三女家做了一個，外孫堅邀我們開車去看。兩粒扣子做眼睛，一根紅蘿蔔做鼻子，倒蠻像樣。我們完全照洋人的口調，吹讚了一大堆之外，還把雪人當作真人問外孫女：他叫甚麼名字呀，他乖嗎，晚上哭不哭？吃過午飯沒有？假若我小時候叫外公去看我做的甚麼玩意，連爸媽都要罵一句：有甚麼好看的，趕快走開。難怪我們今天長大了都缺乏某種天真活潑的生活情調，說起話來，一板正經；也沒有豐富的想像力。

一般人形容雪，都喜歡用銀白。我在加拿大看了十幾年的積雪盈野，庭院盡白，銀白並不是以形容雪。我的頭髮全無青絲，滿頭雪白，倒還差不遠。

白雪之美，美在純白無瑕；更美在光彩奪目映眼。古人有映雪讀書的故事。一片茫茫，使你眼花繚亂。在大雪天，那怕沒有太陽，最好也戴上太陽鏡。有太陽更不用說了。四處是雪，如果沒有括風，也不會太冷。

看雪賞雪，實在是稱心樂事。在風雪中漫步，也別有風味。加拿大前總理杜魯道，在雪地裡走了一個下午，才決定退出政壇。

漫天飛雪，如果雪細為鹽，隔窗觀之，有如聽聲音輕微的輕鬆音樂，積鬱全消，愁煩盡失。我常常就如老僧入定一般，心中一片空白（不是空虛），物我兩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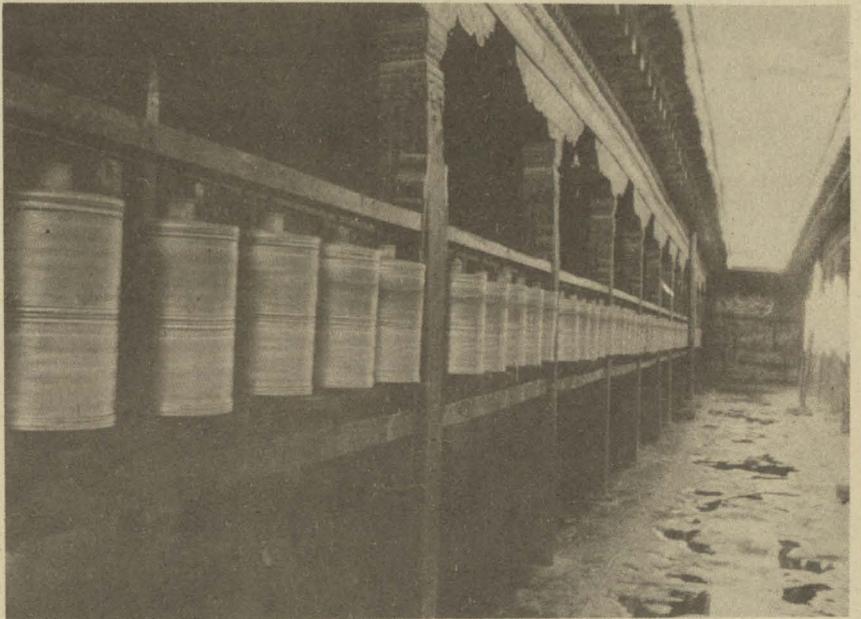
落雪無聲只可看，雨雖然能聽可看，看雨是為絲為綫，聽雨是點點滴滴，總有纏綿不盡，欲理還亂之感。加上有名的詞人李後主的「簾外雨潺潺」和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細雨」的名句把看雨和聽雨都變成「怎一個愁字了得」。

我愛看鵝毛大雪。如飛絮一般輕飄飄的，但又不是隨風亂吹，仍是順序落下來，蓋滿大地和大地上的一切，決不會遺漏一角一孔，連樹梢的細枝，不論縱橫，全給均勻整齊的包裹起來。地面和屋頂，好像用水平尺調整過。泥水匠鋪門前的水泥，數尺見方，要花多少時間才弄得平。真不得不慨嘆造物者的神奇和偉大。

小時候聽見有人說：寫七殺碑的張獻忠，曾有詠雪詩：「飛！飛！飛！好像十萬八千個小鬼，在空中撒石灰。咱老子今朝羊羔美酒都全備，不知那狗娘養的如何過」。近代也有詠雪佳作：「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看長城內外，唯餘莽莽，大河上下，盡是滔滔……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雨和雪都是詞客騷人的好題材，卻是一樣情景，兩種心懷。至於我呢，住在這遼遠的北方，雨不多，雪常有。對雨不會吟愁，看雪完全沉醉。再來一杯清茶，幾粒花生。我早心滿意足，別無他求。□





深廣

一個人如果能夠，也肯安下心來，在某一領域的學術中，好好地下一番功夫，即使不成爲大家，也還是能在此學術中有所表現的。

當然重要的是他本身要真的能安得下心來，並能專一地努力。

現今的世間學問，分科過多，而且也很複雜、細密。因此一個「萬事曉」，至多只不過在各領域中有着基本或較淺的認識，若真要深入，則此法多數難通達。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的確是有天才或通才型的人物，可以在多方面皆通而精。不過這畢竟只是少數中的少數；而且他們也難能全面瞭知一切的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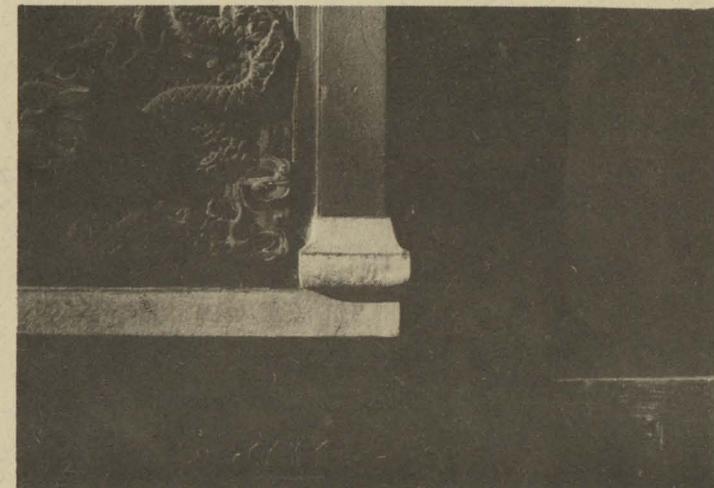
假如我們能專心於某一領域，有所成就後，再往其他方面作適度的探索，使自己的知識可往廣度方面去發展，對個人的品格修養，或常識的涉獵，及社會事

務，或許也有某種作用。

當然，在進入專門研究之前，我們應該先作廣泛的涉獵，使自己能夠先建立一個較全面的知識基礎，這樣對個人想研究的學問，也能掌握得更好，如此若深入或專心去研究時，便能有更好的方便。

人的個性、資質都不一樣，有些人較適合廣度的了解，有些人則適合深入研究。

我本身的能力有限，尤其在深入研究方面，更感到有心無力。不過若我只是這樣地當個普普通通的弘法僧，我是自覺不夠的。我自然不必爲了本身而進入深度的窄門，但假如站在弘揚佛教文化的立場，我卻必須走入更深一層的領域，希望在這方面的工作，有帶動的作用。如此則我便會很滿意了，而我主要的工作，也在於此。



淡然

由於曾經經歷過不少的經驗，因此對於許多事情，都比較能以淡然的態度處之。當然我的個性多少也是如此的。不過以前似乎比較能夠引得起熱心，現在則淡化多了。

當然我也不能因爲某些人太過於熱衷，而感到有些不便或難過；雖然有時候對於類此作法，我會不以爲然。

這是因爲我太淡了吧？

人總是有表現欲的。一旦有了很多機會時，便可能會越來越熱衷，越熱心；但有時候卻反而會淡然。

那些少有機會，但表現欲強的，往往會盡量地利用機會表現一番。

爲了弘法上的方便，我曝光的機會多了，因此覺得沒甚麼的。其實我也只不過因爲身份較特殊，而有了這些機會。如果要探到我的底子去，便會發現：我並

沒有像表現出來的那樣好。

我讚嘆印順導師，有十分，只表現了一分，剩下的，作爲修養與學問的基礎，含隱着。我倒也希望自己有機會韜光養晦，但卻受着一些業力的牽引。假如有機會，我想我是會靜下來的。

常常曝現在大衆之中，也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事，有時反而是一種負擔，內心裏的負擔。

那些放得下的人，可以靜靜地過着他們平淡卻充實的一生。我想如此，卻未必有此機會。

不過我是應該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盡自己的責任，但過於曝光則會感到吃不消。只是在弘揚文化原則與工作下，我也必須用心去做的。不過我需要的，是淡化我對一切的得失心。若能做到這一點，一切工作便會更加完善，而我也將會坦然、淡然去面對。

方向

當我們在處理事情，或待人接物時，能往好的方面去看，往往就會發現到，即使是比較困難的事，或有問題的人事，也常會有意想不到的轉機。

有很多時候，我們很會鑽牛角尖，經常把一些事「逼」到「絕路」上去，經常將人際關係搞得一塌糊塗。那是因爲我們往壞的方面去看待事與人。

當我們開始在待人處事時，便產生了失敗或消極、負面的心理，就等於我們先把方向盤調往失敗的方向去。於是惡性的循環便開始發生作用，把我們驅向失敗的結果。

相反的，如果我們把方向調往積極、正面，我們便會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去。

當然我們不是一味的「自以爲」會成功，就果然會成功。不過方向是先決條件。當我們把方向調好，接下去自然要去實行。在此過程中，各方面的需要與條件，要不斷地充實，使成功的果實，慢慢地成熟。

往壞的方向去鑽牛角尖，或只是空想好的結果，都無法使事情成功。

成功是由各種因緣和合而成的。

是這風還記得吧 外二首

*張光前

就在今夜偶然憶起
遺落的往事是那夜
是這風還記得吧
妳的前世
就開在山麓上
一束野玫瑰
是這風還記得吧
那夜我在風中凝聚成一滴露
我偷偷吻在妳冷冷的腮旁
那冰冷的感覺
叫我晶瑩一生透澈
是這風還記得吧
我們一齊看日出
旭日像妳一樣艷麗
我在妳掌心焚燒
別了

那一夜的宿醉
是這風還記得吧



夜

黑暗慢慢匍匐着大地寬宏的胸膛

似水的柔情

以火的焚燒

熱烈貼吻着大地

隨後緊緊擁抱

天上

一隻隻

星兒的眼睛

不似有意的貪婪

把視線停留在

無語的纏綿裏

星星



他們是一盞盞
沒有熱能的燈
卻要橫空萬里
在黑夜降臨的當兒
賦於大地
和觀星的人
一點光的啓示

郭永秀詩二首

(新加坡)

琥珀

苦苦熬了多少個世紀
終於，人們在一塊小小的樣本中
見証了我確確實實的
存在

許是塵緣未了

當我在昏暗朦朧中幽幽轉醒
睜眼，才發現

那叫我思念成疾的

驕陽，就在我微眩的眼前

仍然熱情如火，仍然

伸出千隻溫柔的手，輕輕

撫慰我刻骨的相思

啊，那黑暗中苦苦的等待

莫不就是爲了此刻

美好的重逢

長年累月的逼迫

那些專橫跋扈的沙礫

迫出我不可爭辯的硬度

走向你的長髮

千秋萬載的擠壓
那重重掩疊的地殼
壓出我滴水不侵的密度
我那重見光明的慾望
從不因黑暗的圍剿而消失
我那復活的意念
從不因長年的沉淪而湮滅

從前，我不過是一
一滴毫不起眼的樹脂

深沉的十八層地獄中
以爲此身已陷萬劫不復之地

是哪位智者獨具慧眼
測出我不平凡的

身世，帶我走出那段
渾渾沌沌暗無天日的滄桑歲月

叫我來這世界，向世人
洩露一個地底的秘密

又是哪位工匠心靈手巧
把我慢磨又細琢，磨出我

晶瑩光滑的肌膚
讓我輪迴，爲今生一顆
光華耀眼、人見人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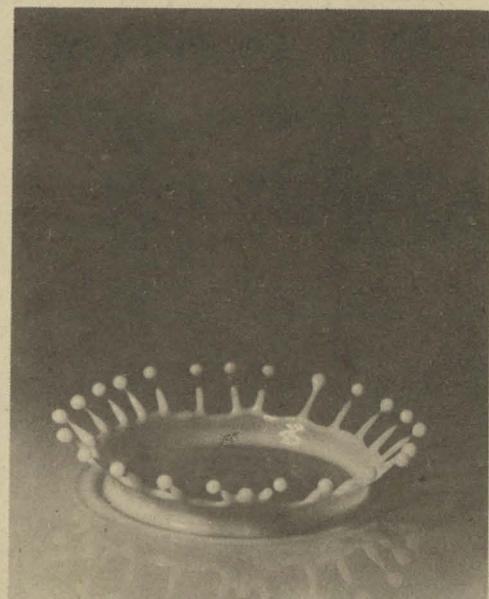
琥珀

八四年十月

晚餐時間

家居詩束

一聲驚呼——
自廚房的大鑊內傳來，緊接着
呰哩吧喇一陣騷動
身在水深火熱之中，蒜泥葱花
仍不斷刺激我的胃口
而且越炒越熾，像我的食慾
我忍不住擋下手中
一冊未完的故事，躡足



微波爐內，那尾魚
雙目由透明轉白，終於
再也看不見這有情的世界
相鄰的瓷盤中，兩隻螃蟹
舉起絕望的雙螯，惺惺相惜
牠們始終弄不明白
無火無鏹，爲何就在那一瞬間
由活脫脫的黑，變成
香噴噴的紅

煤氣爐上一窩熱氣騰騰的
鹹菜豆腐湯，開始自艾自怨喃喃咁咁
最後是翻天覆地嚎啕痛哭
而靜靜蟄伏一旁的電飯鍋
卻瞓着單眼、頂着八個月的大肚子
斯斯文文地抽着白米牌的
香煙，且用鍋蓋輕輕打着拍子
提醒我們：請趕快準備妥當
這是晚餐時間

登高 外三首

*柔密歐·鄭(椰加達)

菊花
在高原漾漾盪盪
一片和聲歌詠出
抑揚高低的浪濤
當黃蝴蝶迷醉了
白鶯也頭頭是道地停下來

難得登高
爲應重九之景
不意臨時
找不出一根茱萸
當然把哀念
已故兄弟的心情
給淡遠了

幸喜扮着白衣
秋士的老婆
送酒來了
雖是荷花酒
也聊勝於無



早菊

我們正目遇著南以南山頭
我是指嘯傲東軒的
那份陶淵明。菊
居然提早在重陽前開放
在五柳家前冷香
悠悠 神遊象外
那份陶淵明啊 那種超脫
不正是我們拔俗的真樸
然而 唯其超脫
我不願它開得太早
至少讓我元氣滿胸
自然流出詩中有格

疼痛

遠得再遠 並不一定等於斷根
日啖紅毛丹
並不等於忘掉龍眼

只為 母親仍然是母親
如寒衣一直溫暖 而每逢
淚新衣漬就會想她針兒刺指的疼痛

恆願

我知道詩境不是絕對雋永
我也知道它已蒙塵 有缺憾
然而許我寫一次詩
蒼天啊 請看我寫的恆願

請還給我一個江南的春雨
給我一陣賣杏花的叫聲
給我一型方塊字的豪邁
抑揚暢達我的心

我不會來這世上兩次 所以
請再給我峙丹山流碧水
好讓出師二表在荒野喚我
在鞠躬盡瘁的歲月裏
永遠保持放翁的遺志

八八年十月廿八日於椰加達

一百年後我原來

*呂育陶

「這是七月，仍舊是古銅色的雨水
我降落在你身旁

M，二零八八年的時空我仍守着
你的名字
仍舊

想吻你」

M，那時我將托着你的腮
讀你眼中光亮的東半球

一百年，一百年後的團結是不是仍舊需要鐵柵？
記憶停在一顆五角錢的硬幣上

被歷史隊伍犁過的背部

是否仍舊堅持一座升着共同旗幟的大廈

M，那時將是個太平洋世紀

南中國海上有沒有漂浮着一張張無助的破報紙？
一如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南中國海有打撈不盡的日落的臉

「記憶停在你的前胸，M
那是我唱過國歌、受過傷的地方

一百年前仍是高中生的我
不諳世故地與自己辯論文字和能量不減間的定義
並且，慾通朋友移民……」

我將醒在無盡延長的夢境中，然後回來
古銅色的雨水中我凝視你

M，或許稻米在那時已不是問題
大學生失業和能源短缺也不是問題
世人都信了神，小學生進修了人性改良課程後
不會犯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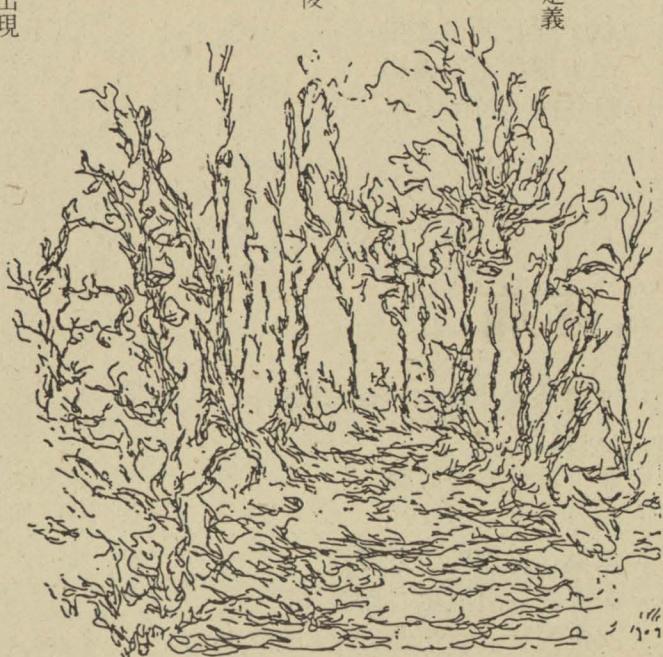
議員們在國會裏談論着製造蠟燭的方法
M，或許在偌大的歷史倉庫裏
我會找到僅存的幾頁手抄詩集

高興得吹起口哨

「試管中的百合開得比天使更美
貴婦以稀見的菩提葉作爲飾物
街頭再也沒有能夠彈奏出一片暮色的木吉他出現
紙張是比超前衛的集成電路更昂貴的奢侈品

M，這些都不重要
這些都不重要

二零八八年的時空，在新文明史中
我神經質地在你的軀體上尋找
一片沒有欄杆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高原……」



樂器譜

吉他

也許是民謡的氣息
使那弦的靈魂
輕輕顫動
而他就是這樣熱情地抱着
相信但凡一切民族意識
將因此甦醒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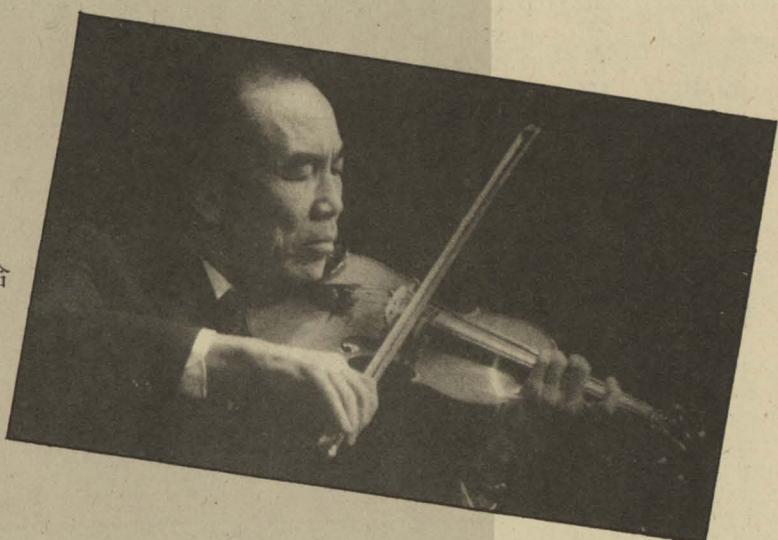
小提琴

我們之間的默契
竟然如此完美
它的琴身，包容了我的肩
琴弓包容了我所有

它是典雅、深沉、善感的結合
不完全屬於物理學
也不完全屬於唯美或詩
它只是虔誠地屬於傳統
只是無私地屬於
洞察了藝術、生命與哲理的
一種天賦的靈性

鋼琴

最能敏銳地感到沉鬱的
莫如她溫柔的十指
就讓記憶
隨靜止的音色靜止
隨消逝的歲月消逝
因為在起落的鍵子上
黑色，永遠是夢與幻滅
褪成白的，是愛。



短詩三首

*王 力



八七年三月十九日

你的個性本適於安然側身南山之陲草廬近東面那片斜出的籬脚下和
無心的雲一起陪伴醉臥未起的隱士。
我却瞥見你在迷濛春雨綿延不肯休止的上午迷失在這個陌生城市街
道上徘徊留戀著不願離去。

以粉衫在市場與羣花鬥豔以黃衫在陶瓶垂頸飲水以紫衫在紋石桌面
幽幽吐納又懸在祭禮時悲慟女子髮末哀哀抖著白衫哭泣而終於自貶
腐物堆中襯襯地費力殘喘。

我在孤寂的下午回家藉由酒的指引徐徐然又見你倦遊後仍歸回東籬
脚下啊你仍是熟悉的無色無聲最淡最淡那種心情。

菊花魂

(台北)

*王廣仁

悄然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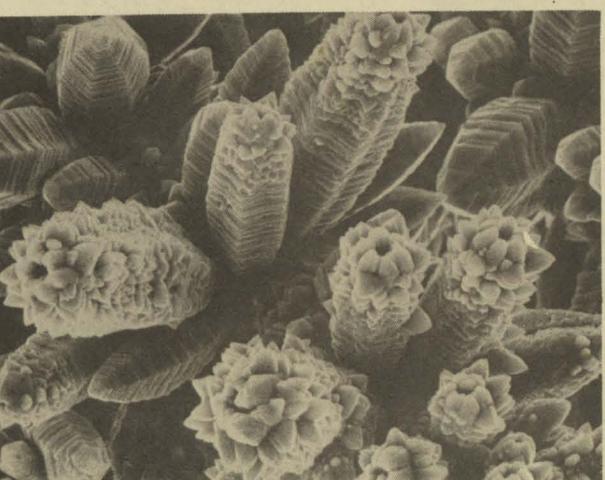
我悄然走過文明的街頭
走過逐漸被淡忘的道路，走過
馬波羅的巨大廣告牌底下
走過，擁擠的族羣
沒有表情的面具
走過時間，與歷史
空間，以及心情
烈陽從上空猛然射下
穿過虛無的空氣
一陣刺痛，燙熱的皮膚
閃避不及，有時候我們抗拒
且憤怒，在夢與醒的邊緣
日子升起復沉落
在悄然走過，碰肩之際
每個人都吝嗇於笑
拒絕最單純的問候
留下一灘冷漠
讓別人踩踏
我悄然走過，卻赫然發現
這是一個分不清背影
與面孔的城市

十月十六日首都

*莊松華

愛情 1988

*張光達



之一

在平坦的河床一隅
我們隨着流水
游魚般滑入對方的體內
復流出體外
就是這般舒爽

雖然水的溫度是冷了些

之二

重重疊疊的山水
蜿蜒蜿蜒地爬過來
啊，這隻可恨的蛇
和我的靈體一樣蒼白的
我竟踩到了他

之三

你把蠟燭移過來：
一件完美的設計
必須在燃燒中形成
愛也一樣

之四

我們坐起來聽聽
所有的蘋果
爆出蟲噉的聲音

之五

被遺棄牆角的牡丹
盛着夜露再度綻開

之六

精蟲和蛆蟲在水潤 摶淺

隱 瞞 * 郁 帆

當初與你相識，我曾說既然咱們已做了朋友，就應以誠相待。我並不是個善於散播謊言女孩；我原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你，可是，我又擔心因這個真相而使剛建立起來的友情在剎那被滅掉；所以，我沒有勇氣告訴你。

我們之間的友情，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然。四年了，這段友情就像酒一樣愈沉愈濃。既然你我都已成了知己，為甚麼又要隱瞞着你呢？經過深思熟慮，我提起勇氣寫了封信，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你。幾天後，收到你的回函，「沒想到我最相信的人也會騙我。」你失望地說。

我珍惜這份友情，我擔心我的坦誠相告，會使這段友情不會「永固」。我苦心的隱瞞，還希望你能諒解。

被人誤解，當然不好受。校園中的某個角落盛傳着一段與我有關的「佳話」，而我本身卻不知道。昨天亞琳及碧娥稍露風聲，在我的要求下，她倆才告訴我這段「佳話」，我不覺一怔。到底興風作浪謠傳這段「佳話」的傢伙又是誰呢？

誤會不必解釋，要解釋也無從解釋起。但我要聲明那是我對華文學會會刊付出的一份愛心，而不是為某人而付出。在你們還是華文學會會員的時候，請把你們的熱忱及無盡的愛心獻給華文學會，那才是最有意義的。不要為了要「宣傳」自己，而以另一種行動讓別人有機會為你作「宣傳」。

我做任何事情都知道目標在那裏。時間可以證明一切，我的行動亦會給你們一個信服的答案。



聯 想

你捎來一張賀年片，稱呼我為回回，我的心湖頓時不再平靜；有一股暖流湧上心頭。

「回回」，對我而言，是一個特殊兼有意義的字眼，它的背後蘊藏着一段美麗的回憶。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除了你、我和那個被我照顧的男孩。

在文藝營中，我們玩了一個很新鮮的遊戲，那就是暗中照顧着你所抽到名字的那個文友，盡量讓對方感覺到有人在關懷着他。我選擇了你來協助我照顧那個文友；就這樣，你頓時搖身一變，開始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間諜」。對方一有甚麼動態或反應，你就悄悄地跑來通知我。你說：「對方說你很有心思，無論是一張小卡、一粒柑、一首小詩都能表露出你這方面的特點。他正在研究你寫的東西。」總而言之，在這個遊戲的過程中，充滿着樂趣無窮的刺激。兩天後，我那收藏在詩中的芳名，終於在那個男孩和丁雲的努力下被揭發了。

記憶猶新，當你知悉了這回事，也許是禁不住內心的高興吧！在車廂裏，你拿了文件夾輕拍我的肩膀說：「你厲害！」我笑笑。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你這麼寫：「同車去 K.D. 和同車回江沙。我們之間的變化沒有多少人

*回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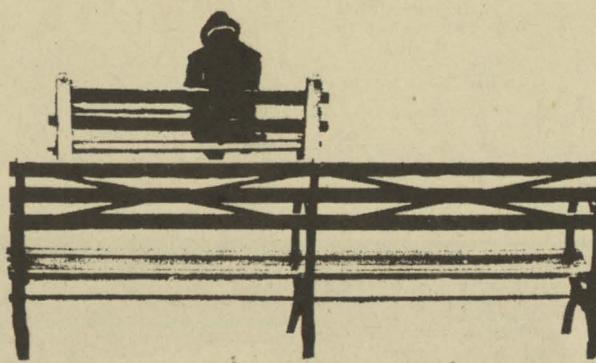
能明白，我自己也解釋不出甚麼來，只是覺得彼此間多了一層濃濃的親切感。」何必呢？何必解釋得這麼清楚？凡事真的一定要有理由嗎？

你知道嗎？育華曾說過，想到文藝營結束時，我那滿臉淚光的樣子，他就忍不住要笑。當然，我亦曾仔細的分析過，甚麼時候自己才學會不輕易掉淚？答案在風中，我捕捉不到；真不知道在以後的日子裏自己還會再流多少淚。離別時的那種傷感，強烈地圍繞在我身邊，不是我願意，而是我阻止不了自己。於是我不驚訝你這麼說了：「你給我的印象是很堅強，很能夠獨立的那一類型，不過，真正接觸後，卻讓我覺得你也需要人保護。」

每次扭開錄音機，聽聽《焦點合唱團》的聲帶，就會聽到你鼻音重重的歌聲，這令我記起你開朗的笑容，記起「回回」的片段，還有聚會裏的點點滴滴，一幕一幕自動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我會記得你每一天的祝福，我相信你的真誠。

我在日記上記下你的寄語：「在我走過的路上，從沒一步是平坦的，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愛惜自己、照顧自己。」他的鼓勵，我感激不盡。

期待着十二月的聚會，希望能再見到你。



堅 強

如果一個人的一生風平浪靜。一切都順利。那未必是美麗、有意義的人生。就像大海一樣，如果沒有怒濤澎湃、岩石暗礁，絕對激不起美麗的浪花。

你為甚麼要孤立自己呢？連我的慰藉與勸導你都不接受，我又如何能把你從消極的邊沿喚醒過來呢？我的一片苦心，你知曉嗎？我希望看到一個對生活充滿樂趣，對人生抱着希望的年青人。

你不敢勇於面對現實。你曾說過：「成長是件痛苦的事，我寧願停留在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裏，也不要接受人生必經的成長過程。」成長是人生的蛻變，亦是件喜悅的事，且是每個人必經之途。哥哥，你也不能例外啊！

成長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有得有失。對於失去的無需耿耿於懷。無論成長充滿艱難或挫折，我們都不得不低頭；必須克服萬難，為將來的前途鋪下一條康莊大道。

你把一切交給命運，埋怨上帝對你不公平。哥！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知道嗎？如果我們

關 懷 * 雲 翱

我曾經這麼告訴過顧問老師：「我怕我自己不在，事情會弄得亂七八糟，到底理事們的依賴性太重了。」結果，事實擺在眼前；我事前的擔憂並不是多餘的。身為華文學會的領袖，一切策劃工作，我都一一安排妥當，遺憾的是他們辦事的能力和態度，卻叫我大失所望。

在華文學會領導層呆了這麼多年，我遭遇的各種艱難與挫折，是一種很有挑戰性的經歷，一言難盡。被人壓迫的滋味，我亦深深的體會過；這些人為的阻礙，把我磨練得更堅強，在惡劣的環境中，我仍然努力不懈的在掙扎，一心一意想把華文學會搞得更理想。

有時，我會覺得很茫然、很心痛。我不惜犧牲了一些東西，賣力的想把敦中華文學會變成一個有聲有色的組織，而問題的關鍵是——你們是否會瞭解我這份心願呢？我們的目標與憧憬是不是一致的呢？

曾經，我為華文學會而得不到家人的諒解，你們目睹過我無助的眼淚嗎？你們嘗試過那種交織着無數感觸的心情嗎？在那一刻，孤掌難鳴的感覺總是強烈地侵襲我心頭。

我從來就不是個輕易言悔的人，就算是做了吃力不討好的事，我也不言悔，除非到了最絕望的一步，否則我不會放棄自己一直堅持着的信念。如果有一天，你們突然發現我不再關心華文學會，那就表示我那一股傻勁與執着已被你們所造成的現實擊碎了。

我想，你們都迷失了方向，為甚麼不能給自己一點時間，認真的去考慮一些問題，例如：華文學會的存在意義是甚麼？它又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然後，請來與我談談你們的看法吧！

華文學會是屬於一個團體，套用一句老生常談的話：「支持學會，人人有責」，請你們拿出實際的行動來吧！ □

夜聽雨

*林婷婷（菲律賓）



一覺醒來，震耳的雷響四起，緊接着嘩啦嘩啦的雨聲，急驟地打在屋頂的鋅板上，打在庭院的鋼泥地，似萬馬奔馳的蹄聲，畫破寂靜的夜。

雨落在屋簷，敲着窗，也衝擊我的心海，激起滾蕩的思潮。

朋友，我說過我要忘掉你，但每一次午夜夢迴，淚濕枕頭，我想念的是你。我說過，我不再找你，但在每一處我倆留連過的地方，我會尋覓着你的影子。我說過，我要堅強，我要振作，但那愴痛的往事，無時無刻不在啃噬着我生存的意志。至今，我一直不肯接受，你已撒手人寰，捨我而去的事實。

我們有緣又似無緣，你曾經問我：到底上帝是為你塑造我，抑是為我而塑造你？可不是嗎？我們相識時，你一對孿生子女已是中學生了，而我，大學畢業剛跨進社會。

「喂！你的主顧來了。我這櫃台沒人，他卻寧願在你窗前排隊。」
「妳應該繼續深造。」
「家境不容許。」

雖然隔着一道玻璃，我們的距離卻是拉近了。在我當時的生活裏，你是第一個關懷到我的前途的人，而我們畢竟還是半面相識，稱不上朋友的朋友。

一位同事說，你是某某公司的老闆，可是每半個月發薪的日子，你總要親自到銀行，向我提

亮溜溜梳着，而是那種手一掠即成的髮型。你的臉上有一副嚴肅沉着的神態，但偶爾微笑，卻掩飾不了你那顆仁慈厚道的內心。

「妳很文靜，氣質高雅，不適合商業界。」你說話，每一句都是那麼誠懇，毫無輕浮之意。

款，這是我來了之後才有的事。那年，聖誕節前一天，你將一小包禮物跟提款條子，一併從櫃台玻璃窗推過來。

「祝你聖誕快樂！」
「謝謝你，我不能接受。」少女的矜持是自然的反應。

「贈送禮物是一份快樂，接受禮物應該也是一份快樂。」

望着你誠摯的眼睛，我反覺得自己多庸俗！今夜，我手腕上戴的，仍是這心愛的禮物，幾年來，我連睡覺時都捨不得脫下它，可是手錶依舊，而你……。

在我坎坷的生命中，你曾經伸出了溫暖的手，扶我走過黑暗的長巷。

殘酷的命運使我在一年之內，相繼喪失雙親，留下未成家的哥哥、我、還有尚在唸大學的弟弟。當我帶孝重返工作時，你遞了一張條子給我：「我的公司要擴張，想請你助一臂之力。」

經過你幾次親臨我家勸說，我終於轉到你的公司工作，也因此進了企管碩士研究班。

有誰能為我着想比我為自己

着想的更多？有誰能幫助別人，又處處照顧到人家的自尊？我發覺你成功的秘訣，在於你善用人才，使員工都有機會建立自信而有所發揮。在你的呵護下，我是一個跌倒過再爬起來的人。

「我們活着，對上帝有責任，對愛我們的人有責任，對自己的生命更有責任，要能充份地發揮自己，然後把這光耀在別人身。」

多少人平平淡淡地過一生，在生命的汪洋中毫無波動，而你，卻激起了生命無數美麗的浪花，為立己立人，你默默地付出。可是，當我走進你的生命，我才

發覺，你是被上帝過份忽略了的靈魂，以你的善良、你的美與好，你的仁與德，造物者對你實在太不公平了。

當你帶我走進臥房，站在你太太的床前，我竟啞然無語。

「五年前高血壓中風的，所有的名醫都看過了。」

那時候，我竟有想擁抱你的衝動。

「既成的事實，我們無法挽回，也不一定能改變這個世界，但至少我們可以創造自己未來的命運，即使它是多麼地微不足道。」

挽著我的手，你的聲音是堅定的。多少個黃昏，迎着晚霞和海風，我們散步，在草地上促膝談心。我們談詩、談小說、談尼采、談但丁、談莫札特、談梵谷、談你童年的家鄉。也曾經在有星的夜，踩著滿地的花，追逐屬於夢的時光。愛使我成熟，也使你年輕。你的坦誠、慷慨、豪爽、熱情，你光明磊落的為人，都使我心甘情願地，毫無保留地獻出了少女的初衷，為這份刻骨銘心的愛，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愛絕不是情感的消遣，它是靈與體微妙的吻合。」

「不為失去的愛而悲傷，應該為沒有完全付出的愛而惋惜。一個人一生中，能真真正正的愛一次，是最大的幸福。」

你的愛情觀不也就是你為人的寫照嗎？

你的太太去世後不久，正是馬可斯政權動盪不安、民心惶恐的時期，你決定親自護送兩個孩子赴美求學。

「我的弟弟和弟婦在波士頓會照顧他們，我比較放心。婉貞，等我，讓我把孩子們安頓後，

回來我們就結婚，你願意和我共譜生命的新樂章嗎？」

你在機場臨別時對我說的話，尤在耳邊，沒想到，這一去竟成永別！

為兩個孩子註冊安身，順便接洽一些生意，你終於一病不起，醫生的診斷是後期的腸癌，你決定接受手術割除。多次的越洋電話中，你只說忙洽生意，一時回不來，吩咐我辦一些公司的業務，對自己的病竟是隻字不提。

在許多數不清的日子裏，你是那樣地關心過我，愛護着我，而當你受苦的時候，我卻讓你一個人默默地承擔一切……。

也是一個陰沉沉的雨天，公司裏接到你去世的噩耗，許多員工都哭了，我只記得我像幽魂般地走出辦公室，也不知道開了多久的車，來到我們共賞過多少晚霞的馬尼拉灣邊，坐在石凳上，那晚，我淋了一夜的雨……

許多人都不瞭解，我至今為何仍是孑然一身，我能告訴他們嗎？我已完完整整地愛過一次，無怨無悔，就讓這份愛永遠埋在心裏吧！

是席慕蓉的詩嗎：

「假如我來世上一遭
只為與你相聚一次
只為了億萬年光裏的那一剎那
一剎那裏所有的甜蜜與悲悽……」

那麼，那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我們相遇、相愛、別離，你已悄然離去，就讓我們曾經擁有的記憶，伴我走完這一生。

雨滂滂，淚潸潸。一夜聽雨，寸斷愁腸何處寄？

神

話

*
雨
子



我的女仔朋友說我的男朋友們之中，最可愛的是你和麥少。而她也只喜歡你們兩個。我的這一個女仔朋友是我很久很久的好朋友了。她說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人，但我們會要好了這一些年，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有太多的感情。我的這一個女仔朋友讓我覺得對你十分抱歉。我曾經答應你，我會把你寫在我的文章裏。而後來我竟然忘記。

現在我總算記起來了。可是你已經不在這裏。是不是我們的結局是分開，所以我才會一直記著你？是不是事情要等到成為過去，我才會去懷念？可是那一年離開這裏的不是你而是我。而這一年回來這裏的是我，但你已離去。可是那一年我是已經知道結局的？我是不是在跟你下賭注或者甚麼？我是不是一定要勝？於是在你離開之前我先離去？

你的名字是漆崎道明。三十二歲。日本大阪人。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你一句英文也不懂，我一句日文也不懂。你只知道怎樣去拼音我的英文名字，你的舌頭似乎十分辛苦，你把諾樂蒂說得很吃力。而我也把你的名字唸來唸去就是無法唸好。那麼長的一—Urushizaki Michiaki我總是無法記住。我是用了很長的時間來記好的。

你是一個十分孩子氣的大男人。一點也不相稱你的年齡。你一直用笑來代表你要說的東西。但你特別的聰明，你學習英文學得非常快。你是手裏捧着一本日英字典跟着我走街的。你回去之後不知道還有沒有使用到英文？你會不會記住我這一個老師或者大馬情人？你曾經是我的情人。但我的日文卻不是向你學習的。

那一個時候我說你在我的國家，你必須說我們的語言。所以我十分固執地不學日文。

你是個會害羞的男人。我時常取笑你。因為我喜歡看着你臉紅的樣子。我帶着你走街像帶着一個孩子。在你不熟悉的地方你會一直跟住我的背後，你是怕失散嗎？那為甚麼不捉住我的手呢？你說大馬十分美麗你十分喜歡。可是到底你還是必須回去。你跟住我走過這麼多條街，你現在仍然會記得嗎？你曾經說我為甚麼不是日本人，當時你的情緒不大好。你是不是一開始也已經知道結局？我像是在跟你說故事，我說也許有一天我會跟着你回去你的地方，就好像你現在跟着我走街這樣。我曾經帶你去一個喝茶的地方，我說這裏像日本人的地方是因為這兒要席地而坐。你會喜歡。然後我給你看我的一些小說。你說我是才女。你當然不懂得英文才女怎樣說，你寫出日文來，而這一句話的日文寫法和中文一樣。我們很多時候是用筆談。我們像不像一對啞巴？你在我的小說裏看到「自殺」這兩個字時十分的吃驚。我說我是這樣的啦，不過我才不會像日本人那樣切腹自殺，這麼恐怖。你用書打我的頭。可是我卻不能夠也用書打回你的頭，因為你說日本男人最不喜歡別人打他們的頭。可是你們卻喜歡打女人的頭，然後罵一聲「神經」。

我說日本男人都是大男人主義者。我才不要嫁給日本人。因為我是不可以輸的。所以你十分的聽話。你是不是怕我生氣掉？我大概至現在仍然記著你是因為你聽話吧。你像個孩子，你時常對我說起你的母親。你說你的母親十分老了，你

的父親在你十一歲時已經去世。你是長子，你只有一個弟弟。你是一個十分愛家的好孩子。你說你在大馬過得太舒服，住酒店吃喝玩樂，可是你在日本的日子是十分清苦的。你的心裏是在過意不去嗎？你在日本的生活太過緊張，你們工作總是超時的。你在大馬也是一樣，可是在下班之後你可以看到我，所以你很滿足。你曾經說過的。你現在還有沒有想著我？

我現在走街或者購物都是一個人。我現在的麥少也不可能像你這麼聽話。而我的女仔朋友們都必須工作。我們可以去走金河、茨廠街、湖濱公園、天后宮，是十分的俗氣或者說土氣。可是現在沒有多少人會陪我走這一些路了。你當然會時時帶着我去喝酒跳舞，因為你是十分的喜歡喝酒，而又是那麼擅長。你又那麼愛唱歌，你會唱諾樂蒂我愛，這麼甜。其實這一首歌是一個歌者唱給他的女人Elly的，但你是唱給我的。可是你不喜欢跳舞。而我又不可能和你其中的一個朋友跳舞。因為你是那麼的會妒忌。其實你並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你生氣起來會一句話也不說就走掉。也許你的英文不好不知道怎樣去罵生氣的話。所以你只好不說話。

我的女仔朋友說我們兩個人是一隻鷄一隻鴨。其實這樣子是多麼的好。我們很少有吵架或者不愉快的時候。只是在我決定離開這裏後的一段日子，你的情緒十分不穩定。所以你會忍不住生氣。而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你，像是我在欠你甚麼似的。所以我只能對你忍耐。

你是和我一起拍照拍得最多的一個男子朋友。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久。我的朋友都說你是我男朋友之中最靚仔的一個。你確實是很好看的男人，可是我不喜歡你那蓋滿整個下巴的鬍青。我十分擔心它會刺痛我的唇。我是十分的自私，我一直完全佔有我們兩個人的照片。我不大習慣男人擁有我的照片，我擔心我會感動。其實我對你一直沒有付出太多，我是個十分愛自己的女人。我不會投資甚麼在沒有結果的事情上。可是我不知道你竟然會不一樣。你的皮包裏竟然偷偷的夾張我們的照片。我不知道你有這一個辦法。我一直被隱瞞着。而在我要離去的時候才發覺。於是現在我才會想念你。

我走的前一個晚上是你幫我收拾行李的。你坐在我的房間裏，你不想對我說話。你看起來是那麼的生氣。可是為什麼不罵我呢？你手裏摺着我的一件件衣服，後來我的行李箱卻無法裝下，你又一件件衣服拿出來捲成長長一團一團的放進去。我說你十分聰明。可是你竟然不笑。我十分奇怪自己為什麼會忍心丟下一切。尤其是你。我是有點狠心。這對你是十分不公平。你用英文寫了一封情信給我，你的英文令我發笑，但我到底還是感動了。可是我還是走了。

現在我回來了。可是你已經不在。我可以說很好的日文了。可是就是沒有對你說過。你要不要聽我的日文？

我以後沒有甚麼時間想念你了。我現在很真心的對着我的麥少。我的感情生活已經開始穩定。但我會記著你。我仍然收住你的情信。□

阿附

* 加愛



我是阿附，他們一聽到我說，便以為我是阿胡，姓胡，雨子還以為我姓吳，口天吳，她叫我吳先生，很好笑的。後來她才知道我不姓吳，我姓沈，原名是沈郁附。他們都問我的名是不是谷中鳴改的，當然不是。我是從太平下來這裏工作的人，我的名字是少有的，我不會去改。

我是一位麵包師，應該說是蛋糕師，英文便叫做 bakery 了。我的華語不是很好的，我華語只唸到小學。我的英文會比華語好一點點。我只和這裏的一班朋友說華語，其他人我都說英文或福建話。我這裏的一班朋友，是他們說的文藝青年。

我在我阿姨的店當麵包師，每天早上九點下去樓下的店烤麵

包烤蛋糕做 corn beef 做 Laksaya，我們店裏還賣冰淇淋賣 food for god 賣洋蔥湯。這些我都會做。我很用心的學了，準備移民去澳洲靠這一門手藝為生。我們店裏的蛋糕是特別的，你在他地方絕對吃不到，我們的蛋糕味道很多花樣，配料很多花樣，我們的蛋糕譜是由菲律賓傳進來的，由一位菲律賓師父教會我，現在我可以當師父了。我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表姐，她沒有學會做蛋糕，她只想唱歌。她是我這裏一班朋友的那類人。她唱歌彈吉他是很好聽的。

我的脾氣很壞，我時常得罪人，我得罪了每一個朋友，我太平的所有朋友，我在新加坡工作時的室友，和我現在一起住的同

事我也和她們吵架，包括我的表姐。我白天在樓下工作時和印度人吵架，晚上回到樓上房子她們便不愛和我說話了。我知道我的脾氣是很壞的，但我和這裏的一班朋友倒相處得不錯。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脾氣比較好？但我也極少向他們發脾氣。

我這裏一班朋友另有一班女仔朋友，那班女仔朋友裏也有一個叫阿胡的，大家就時常會弄錯。其實那女仔原名是阿喻，他們應該叫她阿魚，但那阿魚是福建人，福建話便稱魚「胡」。開始的時候這裏的朋友一聽到我叫阿附，便說：「咦，有兩個阿胡。他也叫阿胡。」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事。

那晚上我們要去 SS2 All That Jazz 喝酒聽爵士音樂，因為我表姐認識那班人裏的唯一的兩個男生，我因為寂寞無聊，便跟着他們一起去喝酒。

認識他們後的前一段時間我們時常去酒廊喝酒抽煙。我想起第一次和他們去酒廊是很好笑的。我是抽煙的，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抽，怕到時煙不夠抽，便買多了一包帶着。那晚我和表姐和他們的那個男生坐在溝渠邊等小姐們出場，見面介紹了我們便搭德士由美佳園去 SS2。人數太多了，我們分乘兩輛德士。途中竟下起雨來。老天不作美。

我們前後去到 All That Jazz，竟然發現那酒廳當晚休假，真是他媽的！雨又滂沱而下，我們便待在走廊處說話，然後我拿出煙來抽，其他人也把煙拿出，我們立時哄堂大笑，我們共七人，只其中一人不抽煙，六個人的煙加起來竟然共十三包！其中一人帶

三包來。

後來雨水稍停我們散步去另一間酒廊坐下，侍者走過來，我們一起把煙拍拍聲都丟在桌面上，場面真偉大。我們莞爾。

那晚我們喝酒倒是喝得挺高興的。我表姐竟然哭了。過後她去她們那裏過夜。我回到家裏趁着酒意倒頭便睡，睡得倒舒服。

我是很難得睡得舒服的，我自小患上失眠症，媽媽每次坐在沙龍旁搖我睡覺，搖呀搖的她自己竟然睡着了，醒過來一看我兩眼仍大大粒睜着。她繼續搖呀搖的，我仍不睡，她倒累了，便拿條手帕蓋着我臉再搖，希望我快快睡着，過會兒拉開手帕一看，我兩眼竟然仍大大的睜着。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老失眠。失眠是很痛苦的。我有一個時期便叫那班朋友的其中一個女仔幫我買安眠藥。有時我便和他們一起去喝酒，喝了酒我便能睡得很好。我仍幾乎每個週末都去喝酒，我的錢花得如流水。

他們那班人是怎麼樣的呢？他們喜歡喝酒喜歡說話喜歡大笑、也抽煙，那些時候還時常在 7-eleven 門口坐着說話，可以至天亮。但很少。他們都只聊到凌晨三時左右便回去睡覺了。我不知道朋友之間可以這麼多話可說，成天見也成天聊。但我知道他們之間是很多愛情故事的。只他們一個小圈子裏的人捉迷藏似的繞着愛。還可以攬得飛沙走石的。

偶爾他們也在我家煮晚飯吃，看電視，看錄影帶，說話至深夜，哈哈大笑，吵得我頭昏腦脹。他們也在我處替朋友慶祝生日，喝酒唱歌跳舞。這樣的生活算不算得上萎靡呢？我不知道別人

怎麼說話，我是不管的。我只管我自己。

我寂寞時他們來談談話，大伙一起抽抽煙也是好的。但後來為了甚麼事呢？我們只親熱了那麼一陣子，關係便淡泊起來。屋子裏便靜悄悄的只剩我與表姐與印度人。

我只好去找那個大男生，找他吃飯找他陪我看戲談話。他們之中那個矮個子的女仔偶爾也遇得上和我說說話和我一起看一套戲。她是挺有耐性聽我說話的。有一夜我們便遇上了，我和她說戲院裏的遭遇，這是那大男生的經歷：

「看着戲時後面兩個男生老在嘀咕不休說戲裏故事如何如何情節，我忍不住回頭說：『看戲靜靜可以嗎？』那知轉回頭他們又吵個半死。我忍住氣半個小時，終於有人忍不住罵他們：『喂，靜啊！你們 gay 啊？』。」

她聽了轟然大笑，她是很會笑的。她一整班人都是大笑姑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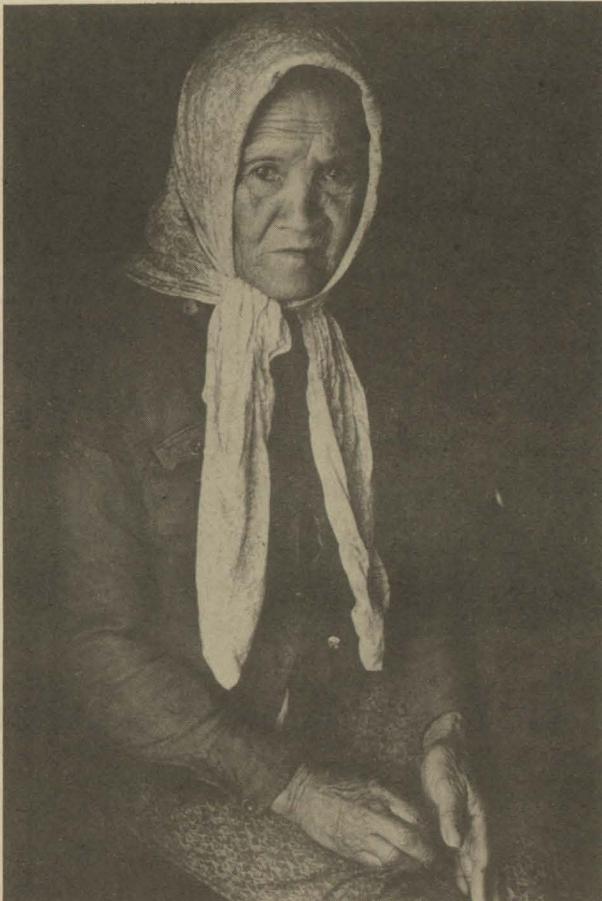
就是那夜我和她說了那故事，她說她要寫下來，我倒是忙忙先在她前頭寫下了，我知道自己華語是比不得她們搖筆桿的，但我自信自己可以寫。我是個昂藏六尺的男生呐！這筆桿是搖得動的。做人嘛！總得自信點兒，有自信便凡事做得來了。

但我去澳洲移民的計劃是不成了，太困難，存錢做生意也太難。做甚麼好呢？當初我是那麼有信心的計劃着，但現在，我阿附只好見步行步了。

接下來我也不知寫甚麼了，我的華語那麼有限。總之，這就是我了：阿附。沈郁附。很平凡的一個人。□

是這樣的寂寞

*凌如浪



我在茶餐室用我的晚餐，走出來時暮色已蒼茫。我打草場經過，找一張長石椅坐下，就看見你姐姐了。她在溜狗。你姐姐比以前衰老了，瘦削枯乾，髮脫了很多的頭有點禿，皺紋的臉鬆垂下來。常常，就是這樣：她一個人牽着一隻好動的狗走路，或者，一隻好動的狗拉着她走路。兜

了一個圈子，又兜同一個圈子，總也走不出圈子以外的地方似的。涼風吹來，我隔一段距離看她，她單薄的背影隨着蹦跳的狗兒而無力晃動。我有點好奇，她向晚的心境到底是怎樣的一番風景呢？

三年前我還住在你的屋子時，你姐姐曾叫我去她的家，幫她寫請帖。唯一陪她渡過廿多年苦

難歲月的養女要出嫁，遠離她而去。你的老母親告訴我，你這位姐姐命苦，新婚一年就因為丈夫車禍而終身守寡。她識字不多，能賺回三餐溫飽的工作就是替人洗衣與照顧小孩。一分一角的儲蓄，才有足夠的錢抱一個別人的女娃娃回來撫養。兩母女從此有粥吃粥，有飯吃飯的苦挨，相依為命。

那是一個寧靜的下午，我在你姐姐租來的屋子大廳，聽她唸一個親戚的名字寫一張請帖。然後在談話中，她多少透露了一些心事。母女要分開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母女情深，一方面是衷心的祝福，一方面是血肉分割的傷愁，多麼矛盾的人間情啊！那種依依不捨，我想有點像我們年輕人一樣，為一個摯友的離去，有着滿懷的失落與虛空。她坦然的說出心中的茫然，茫然以後有誰陪着渡過？你姐姐寡言，少與左鄰右舍打交道，在她談話中，我甚至知道，她連一個好朋友都沒有。大城中那麼孤獨的一個女人啊！看着她，腦海浮出一個畫面：一個老人，每天早上就雙手攀抓籬笆網，雙眼空洞，一聲不響的望着行人走過屋前。黃昏時也是這樣，無言的呆望天色，直到天空再也看不見一隻飛鳥一片流雲，才步履蹣跚的拖着影子回屋……。屋子裏的暖暖親情，也許就是你姐姐最懼怕失去的，養女一出閣，偌大的屋子，不知要用怎樣的聲音去填滿？廚房傳來狗吠的聲音，你姐姐起身把小狗帶出來。是一隻很可愛的狐狸狗，鬆鬆白白的毛，在你姐姐懷抱裏鑽來鑽去。你姐姐對它說話，很快樂的樣子。狗兒掙脫她的擁抱，跑到我腳前，卻又聽她喃喃

的說：「不要走，不要走，回來陪我，回來陪我。」神情落寞，看着，竟感覺心酸。是的，我看見一幅老人與狗的歲月圖，灰色的，就掛在你姐姐的屋裏。

而你，而你的屋子，又掛着怎樣的一幅圖？

十月，天天落雨的十月，我找到你的屋子。那天早上天色陰霾，欲雨，你家門前的大樹把稀淡的陽光隔開，整間屋子罩在龐大的陰影下。我站在你屋前籬笆鐵柵門好一會，才走進你屋子。你家沒開燈，我就在略暗的客廳見到你。乍見你時，我嚇了一跳，你黑，穿一件殘色的短衣與寬寬的短褲，露出的雙手與雙腳瘦骨嶙峋，你駝着背，矮我一截，眼光炯炯的望着我，我一下子忘了該怎麼跟你商討房租的事。後來你說要帶我上樓看看房子，我才留意到，廳裏的一角，還坐着你在打瞌睡的老媽媽。左看右望，有一種很怪的感覺掠過我心頭，這屋子，到底深鎖着甚麼？陰沉沉，空氣變得很重，壓在人身上，令人悚然心寒。原本我不打算租你的房子的，但因與房東太太發生意見，急着要搬走，只好暫且住下。

你的屋子真靜啊！整個住宅區，你的屋子坐落在最角落的一間，路走到這裏，就是盡頭。樓上三間房子，只有二間住着人。一間我住，一間一個將到澳洲深造的學生住，另一間原是幾個學生合租的，他們走後，留下滿地灰塵，牆上陳舊的海報，以及扁塌塌、摺得不成形的牀墊褥，很久沒有人收拾了。樓下住着你母親，她當然不可能上來收拾的樣子，但她對我說：「我快九

十歲了，上樓就氣喘，腳無力，你要熱水沖茶喝，自己下樓拿，我有熱水，你不用燒。」每次我下樓拿熱水時，看她一個人動作緩慢的在廚房煮飯燒菜，或是一個人坐在矮凳子，有氣無力的洗自己的衣服，孤苦零丁。許許多多的「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的問號一環一環勾搭滿我的腦子。在我傳統的觀念，一個人到了這種年齡，應該是安享清福了。兒女孝順，孫子繞膝樂無比的幸福圖，不是每個老人憧憬的嗎？每回見你母親一人獨憔悴的呆坐客廳，歡顏難展，我想，如果她的孫子此刻纏着她要講故事，她笑起來，臉上會有怎樣慈祥的光輝呢？

大風大浪，她經歷過了，人生的甜酸苦辣，她嚐夠了，多少滄桑冷暖在心頭，你的母親當然有許多故事可以說，可是，要說給誰聽呢？這間屋子，你很少回來睡。晚上，你到離這裏八哩的一個城，替你另一個姐姐看守店鋪，翌日，接近中午，你才騎電單車從彼城回到此城。我發覺，你們母子很少談話的，除了吃飯時一二句話，大多數時候都相對無言。一場六十多年的母子關係，你們的話都說完了嗎？你母親有那麼多故事，你都聽過了嗎？

有好多個晚上，我做夜班回來，推開門，都見你母親一個人在空闊的客廳沙發上睡歪了頭。一廳慘白的燈光，把她深深淺淺縱橫的皺紋顯現出來，日子正當青春的我，難免觸目驚心——我老時，也是這樣的容顏嗎？我以為她睡熟了，輕力關門，輕步走過她身邊時，她就驟然醒來了，問：「是阿鄧嗎？阿鄧你回來啦？我也要回房睡了。」有時，我

下班得早，一樣見到你母親沒人陪地坐在客廳，看着牆壁，壁上的鐘滴答滴，彷彿你母親在守候甚麼，彷彿你母親在等待甚麼。我倦時，不看書，就沖了一杯熱牛奶，坐在客廳，陪你母親談話。她會問我：「你有沒有聽『麗的呼聲』？你回來遲了，剛才『麗的呼聲』的《戲劇人生》故事真精彩。」起初，我真的有悲涼的感覺。一個老年人，曾經走過多少風雨的路，親眼見過多少人事興衰；而今轉了一個圈回來，竟要聽別人憑空捏造的故事過日子解心悶！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為什麼還要聽《戲劇人生》呢？你母親一生的經歷，也足夠拍好一場長戲了！

記不得有多少個夜雨淅淅瀝瀝的晚上，我坐在客廳，聽你母親一點一滴一點一滴的談起她的故事。她可以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好像看到一幕一幕的往事正放映，清晰的講述她少女時代如何風光的從中國嫁來南洋，然後隨你爸爸為生活到處奔波，然後怎樣有了你們幾個兄弟姐妹，然後你爸爸先她而去時給她的大打擊，然後她一個人怎樣含辛茹苦撫養你們，然後你們羽毛豐滿了，一個接一個離她而去。……故事總在一聲嘆息中結束。一生，彷彿漫長的一生，到最後也不過是一聲短暫的嘆息。她最愛談起你的哥哥，二個比她早逝的哥哥，聲音流露太多的緬懷與淒楚。是的，有啥事情比白頭人送黑頭人更悲慘呢？她說你這二位哥哥待她真好、孝順，輪流敬養她。她與媳婦感情雖不怎樣好，但有兒有孫左右圍繞侍候，靜享天倫樂。可是，一切，都像幻夢，一切到頭來，都化做烟雲。天上的烟

雲，會化雨落下，滋潤乾涸的泥田，人間的親情，甚麼時候，會像雲一樣，飄回你的屋子，落在你母親渴慕的心田？

滴滴答答的夜雨，落在屋頂，冷冷。聽雨聽雨，我就在你的屋子，躺在床上，聽了一季的冷雨聲。聽雨聽雨，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我讀書，寫風花雪月的詩與散文，多愁善感的少年，水流一般了無痕。聽雨聽雨，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我的青年正開始，為生活，遠離家鄉，與親人摯友傷別離，漸行漸遠，處處為家處處不是家，你的屋子，是我路途的第幾個驛站？聽雨聽雨，無限黯愁伴無眠。你知道嗎？就在一個落雨的晚上，我驚然發覺，你母親竟然在孤燈下悶讀《唐詩三百首》！她對我說：「以前眼力好，情緒低落時，睡不着，就起身翻看一些古詩詞。讀了心會比較安寧，現在眼力差了，已很少看，睡不着只好望天花板……」聽雨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這樣的心情，多麼銷魂寥寂呀！當我年老時，我會這樣嗎？

人人撐傘、瑟縮着身子走路的雨季一過，你就開始粉刷你的屋子。你的屋子色舊了，牆漆剝落斑駁，陽光照耀下，也閃不出明朗的光澤。我見你一個人忙上又忙下，屋裏屋外的粉刷，吃力辛苦，於是自動請纓，幫忙你。我們一邊工作一邊談天，屋主與房客的疏離關係，一下子拉近了。阿雲阿雲，認識你的人，無論大小，都喊你阿雲。我叫你雲哥。就因為我叫你雲哥，就因為一個「哥」字，我漸漸注意到，你

很高興我這樣叫你。真像一個久被人忽略了的孩子，突然被人發覺，被人尊重，遇到了知音人般樂於開放自己的心門。也許是你的不正常身型吧，使你一直以來都不願多接近人，許多感情都壓抑着，性格變得孤僻。有些人一站出來，散放光輝，引人注目；有些人站出來，卻是色彩微淡，令人覺得好像缺少了甚麼。雲哥，你的臉就是缺乏了自信與快樂的神氣，你沉鬱，像一朵黯然的雲。

你愛喝酒，差不多每天飯後都喝一點玫瑰露，說是幫助消化。酒逢知己千杯少，可是我從未見過你和任何一個人舉杯同歡。靜靜的，你坐在飯桌一角，自個兒獨飲，心事重重似的。偶爾你喝多了，醉了就亂說話，你的母親好心勸你，你反嫌她囉嗦，頂撞她。我很怕看到以話刺傷親人的心的場面，記得有次剛巧我在樓下翻閱報紙，不知為甚麼，你又和你母親吵架，似醉又清醒的埋怨母親為甚麼要生你，那種怨人怨命悲觀的語調，傷得你母親扭曲了臉孔，對我說：「阿雲轉性了，以前他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你是怎樣的？我不知道。我認識你時，你已六十出頭，與我留在家鄉的老爸爸同輩。你曾問我多少歲，甚至開玩笑的說：「阿鄧，廿五歲不小了，要趕快找個女朋友，不然很寂寞的呀！」我想，如果你有結婚，你的孩子，恐怕也和我一樣高大了。走了那麼多年的路，你一個人，喜怒哀樂，也沒有人跟你分擔同享。你這麼和我開玩笑，我猜想你心目中也許渴望有一個伴侶，伴你走人生路，也就不會這麼寂寞孤單了。然後你們有了孩子

，整個家鬧哄哄的，就更不愁寂寞了！「寂寞，寂寞，是這樣的寂寞。」我的一些常喊寂寞的年輕朋友，就是因為害怕寂寞而結婚而養育孩子的。然而，結了婚有了孩子就不寂寞了嗎？一個人寂寞，兩個人在一起就不寂寞？我走進你家，像走進一座海，那海就叫寂寞，我面對它，迷惑它的衝擊力，想知道它的來源，它的深度怎樣影響它的味道？……

走出你家，搬到另一個地方去住，那時接近農曆新年了。農曆新年期間，幾個我教補習的小學生的父母送了我一些罐裝啤酒，我不太愛喝，都送了給你。那時你的健康還不錯的，沒想到新年剛過不久，就聽說你得了急病，進了醫院。我想去探望你，你母親告訴我說，你已出院，在其中一個姐姐的家休養。雖然我仍然住在同一個住宅區，但因為工作忙，加上有一次在路上遇見騎電單車的你，以為你已康復，就很久都沒去找你談天。

是一個陽光亮麗的早晨，我在茶餐室用我的早餐，走過草場時碰見你的姐姐在溜狗，她婉轉的說：「阿鄧，阿雲走了，在上星期，在醫院動了肺部手術之後……。」我抬頭望天，天藍雲白，多麼教人喜悅的顏色，然而，就因為你，就因為你這朵已隨風逝去的孤絕的雲，一整天，我的心下着一場濕濕的冷雨……

一轉眼又三年了，雲哥，你的姐姐依然溜狗，我依然在這大城生活，所不同的是，這裏多了幾座組屋。現在，夜幕低垂，每一間組屋都亮了燈光，一幅夜圖，就掛在我眼前。已經三年不去你那間屋子了，我不知道，現在，你的屋子掛的是怎樣的一幅圖？

馬尼拉記事

*李國七

這個時代，女人賺的錢，已經越來越比男人賺得容易，也賺得多。

每天，從馬尼拉城外的各地區，以及偏遠的島上，成千上萬的人湧了進來。一些做了幫傭，一些在中間人的安排下出了國，一些則淪落紅燈區。不提出國去的那些人，留在城中的，也有在威逼利誘下，走上人生的不歸路的。靠港期間，我就認識了其中的一位。

那個夜晚，我坐在一間二流小酒吧內喝酒。酒吧外面的街上，有支持舊政府的示威者，擡起書寫着大字的抗議布條，跟阻擋他們前進的警員對峙著；有濃粧的女人們扭著腰拉客；有流落街頭的人木然地望著那個已經見慣不怪的鬧劇；有看來沒甚麼生意的擦鞋童追著路人；也有人老珠黃的老女人，又著八字腳，幫年輕的女人搶顧客，以圖賺幾個比索。當然，也有偶然駕駛外國車輛過街頭的富裕人家，但這些衣著整齊，給人物質上富足感覺的人們，少之又少。

呆在這麼一幅大圖畫裏，我顯然是那麼的格格不入。當然，我並沒有發覺自己的不協調，我以為自己棕黑色的皮膚跟原地人的膚色相差不遠，他們應該看不出來，卻忘了自己的衣著、動作還有語言，分明標示自己是個徹底的異鄉人。

一輛輛的公車，慢慢地駛過那些從街車走下來的，總是混血兒或是有拉丁血統的人群；他們大部份是中下階層的居民。

那個年輕女人坐在我身旁的空位時，我以為她只是要搭一個位。她叫跟我一樣的酒，要我請她喝，我沒拒絕。畢竟，在生活水準偏低的這個國家，幾杯酒花不了多少錢。老實說，我對她也不太討厭，因為她不太多話，只陪我喝著悶酒。

酒吧裏放著那首拉丁風味很重的 La Bamba，狹小的舞池內有幾個人在跳舞。夜正年輕，我卻忽然想起千山萬水外的人與事，心情很低落。

她忽然湊過身來問我：「要不要，美金十五塊？」

我沒答應她。但我要求她做我三天的導遊，也不是全職的，只要她在白天的時候帶我逛一些遊客不去的角落，三天後交給她五十塊美金，晚上她還可以照常接客。她接受我不算太壞的提議。

我計劃走遍整座城，不去遊客們愛逛的百貨中心、名勝地以及博物館，而專走橫街小巷。最好可以認識當地最平民的一群，好探問他們的生活與心情。其實早可以預知他們的日子是辛苦的，但能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參與他們的生活，對我來說，更加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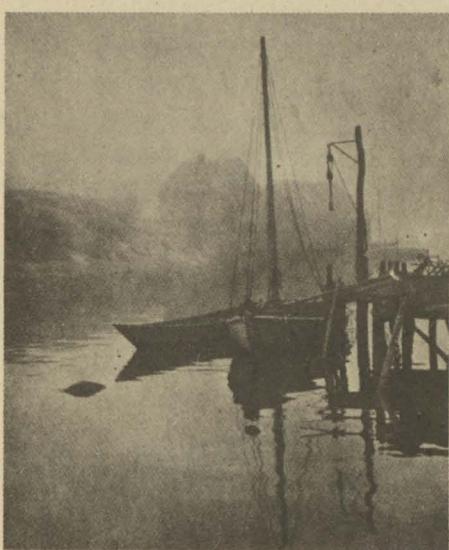
第一日走馬看花地四處兜遊，黃昏時便停住了；我回船，她回到她生活的地方。還好有可以安眠的船隻，要不然又要花錢了。

第二日卻混熟了。她帶我到她住的地方去。在哪兒，我見到許多受人控制的可憐女性。而她，我想是較幸運的，因為仍是自由身。

臨走前的一個晚上，她破例陪我。我們走在離碼頭不遠的沙灘上。海灘極窄，又很骯髒，但大自然在這個時刻是美麗的。海浪拍打着沙灘，天也忽然下起毛毛雨。

我們攜手走著，偶爾撿石子比賽誰拋得遠。在一堆垃圾旁，還碰見一粒椰子，不知道漂自何方。我們沒說「互相保重」這類的話。我們有的只不過是金錢往來的交情，離開以後，誰也不會懷念誰。事情就是這樣。

隔天，船隻開離碼頭。從此，千山萬水。□



吹



最近我學識嘆——並非嘆世界的嘆——是長嘆短嘆的嘆。大概是因為經過了一些事，對語言同文字都失望了，唯有嘆——短短的，說話說到一半，越講越傷，唉……，像半個急轉直下的破折號——不說也罷。唯有嘆……事情已經過去了，今日話昨天……種種假設情況——假如當時如果可能其實只要——再不生效，永不兌現，四百隻馬也追不回了，追不回了；是遠方一個溫柔的影，曾經那麼真實地碰觸過，短暫的更覺短暫——況且是最後一次了。連溫存留戀也不允許？唉……

最近我瞭解時間的重要。實在不值得花那麼多時間去追想過往。應該過去的總會過去。應該留下的總會留下。每日五分鐘自憐及傷感實已足夠有餘。但有時……聽歌不是純粹聽歌，譬如林有句歌詞叫「為你甘心作傻事」。聽了使人沉默。但只應沉默半分鐘夠了。想那麼多想。要學的還那麼多那麼多……。都不小了——還是做一個自愛的聰明人算了。做人三分糊塗。做事十分精明。必須。

最近我懷疑一切。到頭來一切都是現實的。在這大都市。當然，我知道漂亮的人還是有的。但我懷疑有甚麼比手上的錢及身上的健康更真實。到底是真的明白了一——還是仍不。我懷疑有更好

的答案。有些人拒絕接受生命裏悲哀的一面。他們的世界是信心加勇氣加勝利加一點點俗世認知的快樂。從開始我就知道一切都是參差對照的。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同時在變。沒有永恆。只有一段一段的時日在變。我見過積極的人生態度。我相信愛及希望。但我不天真了。生命荒謬而可哀。一切並存。文明是歷史名詞。相對於歷史，人是渺小的。真實的奇蹟及高貴的情操是難找的。最後是找不到。這是一個沒有終點的旅程。沒有危險的探險遊戲。愉快一點吧。

最近我在找一個最冷的地方。因為我有兩個心——不算多吧——一個已經送出去了。另一個要小心收藏。我要把它放在一個最冷的地方。許多人老早已經這樣做了。我現在才知也不太遲。譬如情人變了心，明明擺下一個冷酷表情。是的，要有風度，人前付之一笑。人後才來痛不欲生。內傷大出血。其實何必，人家柬埔寨的尚且千辛萬苦歷劫求生。放開一點。很多時候，你會發覺痛苦源自太過在乎得失，太過注重某事某人某物。何必如此嚴肅？把事情推向極端？轉個角度，樂觀一點。萬事萬物，靠自己，得不到，沒關係，人生有這麼多可能——改進自己才是基本。

最近我仍在看沒有甚麼建設性的書。能夠看書仍是好的。書總給人一些啓示。現實生活裏沒有的，書上有。當然，現實生活也教會了一些書本上學不到的。多想是不好的。多思想是好的。多一點點思想才能以更冷靜的文字精確地表達人生裏的真實的快樂悲哀及不真實的夢幻與失落。

問 答

在很暗的樓梯角寫字。我妹妹走過說：「好心你開燈啦，這麼暗。」我隨口答：「我們不是用眼睛看世界的。我們用心。」我妹妹馬上說：「但你會近視。」這叫代價。」我說。

要

一下車，他就圍上來了。他說：「給我錢。給我錢。」不給的不許走。彷彿誰欠了他的。他是一個乞丐。他要世界給他而他不肯付出半分。

我給他冷冷的一眼。

放 開

杜杜說，其實人魚公主還有一個妹妹，比人魚公主理智。她決定放棄她心愛的王子。因為她自愛。她並不在乎。她說。人家問她，那為甚麼你掌頭握得那麼緊呢？其實她表面不在乎，她心裏卻仍放不開——性情中人最難過的就是這一關了。騙人不難，騙自己的心難。

譬如情人變了心，明明擺下一個冷酷表情。是的，要有風度，人前付之一笑。人後才來痛不欲生。內傷大出血。其實何必，人家柬埔寨的尚且千辛萬苦歷劫求生。放開一點。很多時候，你會發覺痛苦源自太過在乎得失，太過注重某事某人某物。何必如此嚴肅？把事情推向極端？轉個角度，樂觀一點。萬事萬物，靠自己，得不到，沒關係，人生有這麼多可能——改進自己才是基本。

要謙虛，向遇到的每個人學習。放開懷抱，努力學習。



片 段

我想哭。我讀到的大概是那本書摘錄出來的片段。它說：「……你有金色的頭髮。於是當你馴養了我，這將是很好的一件事！那些金黃色的小麥，將使我想起你。而我將喜歡聽吹過麥田的風聲……」。它又說：「我得到了。因為那些小麥的顏色。」它也說：「……只有用心靈，一個人才能看得很清楚。真正的東西

失

結 果

結果，一切是你的錯。你全然處於劣勢。你失去大好山河。你的話語還沒出口已窒息。有一個小小的聲音在某處低低說，一切都是不公平的。你生氣。你傷心。你總被誤解。你總得不到諒解。沒有人安慰你。沒有人支持你。沒有人。只是沒有人。破碎的心能去那裏？結果，你的心一路哭着回去。

結果，你想了許久。有一個偶然的啟示，你對你承受的以另一種角度看待。你重新開始一切。你從最基本學起。你不知道的原來很多很多。你逐步逐步收回失土，你慢慢收拾難以收拾的心情，一切都是公平的。你知道，或許不用很久，你已經可以聳聳肩，以沒甚麼沒甚麼都過去了一句輕輕帶過一切，結果，你失去一些，你得到另一些。

結果，又有另一些偶然的機會，令你恍然有悟。你從別人的愚昧中看到自己的愚昧，你從自己的愚昧中得到一點點智慧——你仍然需要時間以獲得成熟與明理。結果，你贏回了曾經失去的自己。

結果，在淚光中，你微笑，對從前的自己。

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到的。」

我還沒看過這本書。我知道許多人說它好。但我沒刻意去找。我希望一切是偶然碰上的。這樣我可以說呵原來你在這裏。

或者許多事我不明白。但至少我明白這一段。至少我明白這一段。

我仍然想哭。

背 後

一個並不思想的人忽然若有所悟地告訴每個人，「每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有一個女人」，他像發現真理似地說。

是的，那必定是一個偉大的女人。她必須做他的妻，孩子的母親。很少做她自己。符合傳統，付出許多，不計代價，終生合約，無怨無悔。

然而為甚麼還要說是他背後——彷彿像他的另一個影——難道她還不夠資格與他並肩？

然而其實她並不計較，因為她知道她比我們這些現代人幸福，至少，至少他成功了，且承認是她的存在使他獲得這一切。至少他需要她。

而我們，我們背後甚麼也沒有，除了一面硬且冷的牆。當累時，把肩膀暫時靠一靠，冷冷站望其他匆匆忙忙趕路的人。

而一面牆其實是可以多麼地脆弱，它不堪一擊，它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堅強，它倒了。

沒關係。再重建一面，比前者更硬更冷。彷彿這就是我們唯一的安慰與悲哀。



誰

在做功課，樓下有人一邊聽「有誰共鳴」一邊在烘蛋糕，香味飄上來了。一時忘了功課。想起母親。這麼親切的蛋糕香——多久沒嚐過了——烘得有七分好了。每次離家，母親總問，要不要蛋糕，她來做，好讓我在路上吃。每次我說不。不不不。嫌煩。她又問，在出門臨行前一刻，天大地問。我說不。東西夠多了，再放不下一個小小蛋糕。

如今想起，似乎不太體會母親一片好意。她只是不放心，怕我餓。天下母親莫不如此，怕孩子吃不好住不好。永遠不相信他們會得自己照應自己。肯對自己

我在等車時陽光亮麗。一起等車的是一對老夫婦。我一邊踱方步一邊哼「傷心小站」。因為心情很好——我的心也實在該換季了。上了車後我坐在最後一排右手邊。陽光落在左邊。我忽然想……有沒有一首叫「我在暗中想你」的歌，沒有吧。耳邊電台在播克萊米費雪。我約了阿梅去看書展。本來想約你的。為了該不該約你這個問題我昨晚想到三點才睡。最近讀到一首叫「我的痴」的詩，把打電話用的一毛錢比作一滴淚。結果今早我沒打電話給你。我的驕傲打敗了我的痴。

我坐的車經過你工作的地方。鐵閘後一排棕櫚。我的目光落在一棵棕櫚。一共十五棵。你一定從來沒數過。即或你曾在樹下走過。你看，我的記憶力接近照像機，一看「咔嚓」一聲記下來了。（阿胡說這方面我是天才）。所以許多你說過的話，你自己也忘了的時候——只要你曾經說過——我仍記得。

我在轉換站等阿梅的時候，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在等另一些人。我在想，假如我約的是你那麼你會不會已經在這裏等我呢——你說我以後逛街的時候約你出來

付十分關心而不祈求一分回應的，只有父母。

因為很少在家，所以每次回家，討厭我的人雖是照舊討厭我，但因相見時少，實在未有足夠時日機會醞釀新怨，且舊恨已淡，所以也很容忍我。而喜歡我的人，對我久別重逢，高興之餘，有許多話要問，母親是其中佼佼者。我常忍不住抱怨，「第四次了，妳問了第四次了」，叫母親啼笑皆非。

偶然有人問起，你不想家？我說不。有甚麼好想的。我只要知道家一直在那裏就夠了。我學會了把一些事放在某個無人知的角落，不再想它。母親常說我對

，這樣你便有一個逛街的伴了——我在想時，阿梅來了。我們便加進排隊的人群裏，我仍在想，假如在身邊的是你……我知道這種想法對阿梅是不公平的，同阿梅近十二年的交情還比不上……但我知道假如是同你在一起，我會更快樂——一種無知而盲目的快樂。不想長大不需長大的快樂。

有時聽到一個笑話，一句有趣的話，總想着要轉述給你——但你並不在身邊——結果都轉述給另一些人聽了。那些話也就變得很廉價了。專家說渴望同另一個人在一起的這種感覺叫做寂寞。在這個時代，大抵每個成年而自愛的人都寂寞。每個人都只講三分話。其餘七分是一點也不奢侈的浪費，關於第三者的。

所以我大約是寂寞的，像一個日日站在後窗前看風景的人，看生命靜靜走過。當然，有時也把它記錄下來，像現在。雖然也不很明白為甚麼要寫一些不一定有意義的文字。雖然很像是寫給某個人看，但結果是寫給自己看的。大抵是這樣，每個人都為自己。自己的驕傲。自己的快樂。但因為學會了，總覺得要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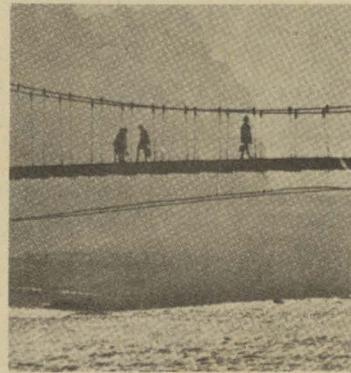
人生憂患識字始。

人淡薄。好像是。是時空把一切都轉淡了。家書總是例牌的，「沒有甚麼」。母親又豈知道，我學會了把不如意事放在另一個不能郵寄回去的角落呢。但我到底改變了少少對人態度，因為想起母親的話，是有其道理的。但似乎明白得遲了一點點。

下次回去，多數母親又會問，蛋糕？不。我說。這是不改本色。然而拒絕的背後實是另有一番苦心，因為要做蛋糕的話，被叫去幫忙打蛋糕要弄到很均勻很均勻的，我知道，百分之百，又是我。

因為太難得又有機會使喚我了。

* 阿細散文



揚眉

一直很低調的做人。

如果真有那麼一天，揚眉，多好。揚眉，把世間一切不如意揚出眉外，管他，眉是山，一切都是吹過的風，揚一揚，視若無睹，一切改道而行，而山不變。還有下文呢，呵，吐氣，吐一口沉悶了許久的氣，像山中雲，一吹三千里外，爽快，再天大的百般煩人事物，通通摔倒千丈深坑裏去，由他，眼不見為淨，耳不聞更靈。

但老人家說，呵，有風莫駛盡哩，凡事留個餘地，日後有個相逢，可以一笑泯恩仇。道理是有的，但年輕時誰相信道理——年輕總以為真理永遠站在自己旁邊。

但能揚眉時為甚麼不揚一揚眉呢？為甚麼要將快樂密封而不宣洩呢？呵，強烈的顏色，讓旁人不自覺地也染上一點色彩。輕快的聲音，讓旁人也不由自主快活起來。

且暫不思想揚眉能揚多久。且暫不疑慮揚眉之後日子如何。且不管它，叫所有杞人暫時睡個覺吧。

且揚眉，把曾有過的未展眉揚過去。且微笑，在陽光下靜看一些剛剛飄過的雲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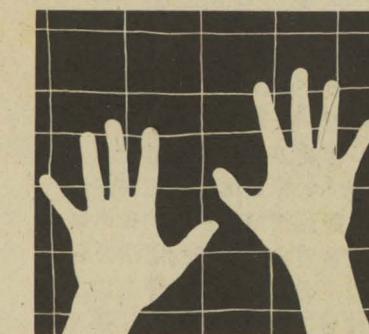
沒甚麼

沒甚麼。真的沒甚麼。不要問我為甚麼顏非昨。顏非昨。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無法解釋我不明白的事物。我不明白的事物太多太多。我錯過的更多更多。把時鐘撥回又有甚麼用？今天吹的風不是昨天的風。昨天的風去了那裏？告訴我。我已經說了很多。我沒說的還很多。我想說的更多。但一切是否真有必要再追究？我懷疑。就放開讓一切吹着吹着過去吧。呵明天有明天的風。

但對自己說勿要回頭。卻又忍不住回頭。但每回望我彷彿聽到有一個聲音忍不住嘆息又嘆息。我忍不住給自己一個苦笑。擺一擺手，不是說路就伸向兩頭了。這頭到那頭。究竟相隔幾遠？是否望一個世紀也望不到盡頭？多麼傻。我知道。但傻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多傻。但一個人總有愚昧的時候。等了又等。結果知道一切不如想像。一時呆住。等與不等之間如何計算。一個決定要經過多少個抉擇。呵。

人生。人生有多少個無奈。告訴我。我不明白的事太多太多。在沒得到答案前。我只能說沒甚麼。或者得到答案後。我也只能說沒甚麼。

真的沒甚麼。



石

她說她是一塊礫石。在戈壁灘上。因為做一塊礫石，就不必為另一塊礫石碎了心。呵我是一塊礫石。我是一塊會流淚的礫石。因為我不是一塊絕對純美的礫石。我有一個瑕疵——我的心不是石做的。

那是經過許多沉思、憂慮、傷心、矛盾才發現的。我是一塊曾經無知的石。我是一塊曾經盲目的石。

在陽光下，當微風吹在我身上時，我想，那又有甚麼不好？生命總有某些時候，使即使一塊礫石，也流淚。

那又有甚麼不好？我微笑。我也是一塊會微笑的礫石。

後窗

有一個人，在這邊的後窗，觀望對面的後窗風景。有另一個人，在那邊的後窗，觀望這邊的後窗風景。夜夜，幾乎在相同時刻，他們出現在相同地點，隔一段距離，仰望或俯視，對面的後窗風景，直至夜深——或許是因為寂寞，或許是因為其他原因。

從來，他們沒看清對方面樣，他們沒打過招呼，甚至沒法知道對方是否想過自己的存在。假如有一天，一方向另一方走去，那麼他可能高興，他可能失望。一失望的機會較大。因為目前夢幻似的美的另一頭是不太美的真實，一切莫不如此，幻象最美，是因為有一段距離。

彷如生命，一個幻象，當我們探索生命真實的一面，當我們越瞭解生命，真實的一切總使我們流淚。

彷如愛情，一個幻象，因為幸福是隔着一段距離，因為太明白幸福並不屬於自己，我們只默默注視對方的存在，而永遠永遠不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存在。□

八月。某個向晚時分，天色黯沉沉的。

之前降了一場豪雨，把吉隆坡的街市給洗得潔漓色深。然而，雨停之後，卻不見放晴光景，空氣仍是沉凝一片；整個天空昏濛濛的，把行人給壓得暈旋不已，提不起步勁來。

這是去年的事了。一年多的時間，四百多枚日子的流逝，卻絲毫未能沖淡記憶。

當時，我正背着吉他泅泳在下班的人潮裏，為着要到紫藤茶坊去參加一個記者招待會。那陣子趁着回馬渡假，聚集一些文友共同籌劃了一個稱作「激盪」的創作歌曲發表會，希望藉此來激發本地創作新音樂的起步，以達到「唱我們的歌，聽我們的歌」的目的。

走着走着，在一個路口的交通燈下，巧遇到老朋友 Joe。多年不見了，久別重逢，寒喧一番之後，便索性一同去吃頓晚餐，以便好好地敘番舊。反正離記者招待會還有一個多小時的空檔，於是，很習慣的便往茨廠街一帶走去。

我們邊走邊談，一剎間又彷彿回到了從前那段在八打靈山上吟獨中的時光。那些青葱的歲月啊，是鍍上一弧金邊的畫框。框住了夢，卻溜失了真實。當時，Joe 經常笑我是個夢的製造者，在大夥中也唯有我最喜歡主動去談論音樂，或是那些他們所認為風花雪月的文學甚麼的；而他們都幾乎把談話的重點給落在那些嫩澀的愛情觀、錢途與政治上。喜歡隔一層霧紗，人云亦云地去爭辯一些敏感的話題。如今，事隔六、七年了，彼此的人生價值觀及處事態度都有所變易，然而

在 Joe 碰到我的那刻，我卻背着個吉他，也難怪他會笑着說：還有夢在出售嗎？

我唯有笑，不想回答。

天空昏濛濛的，不曉得是傍晚的暮色，還是另場風雨降臨的前兆。

當我們路經那間古意盎然，廟宇宗祠式的廣肇會館門前的時候，倏然被附近一檔擺賣肉骨茶的攤販給喚住。Joe 說我離國多年，不妨就坐下來回味一番故鄉的風味吧！但見那廟簷及附近店舖的騎樓底下都坐滿了食客，空無一席，就只剩下街邊露天的地方，仍空蕩蕩地閒着三幾張桌椅。

這時，一個笑臉迎人的中年婦女見我們停下腳步，便連忙過來招呼。也許她已從我們的猶豫不決及竊竊私語的表情上，看出了我們的心思，便綻裂滿口金牙向我們保証說，那種天氣是絕對不可能再下雨的，並誇說看天色已成爲她的專長。我們一時拗不過她的自信與慾態，便笑笑地坐了下來。

你想，雨會不會再下呢？

也許吧！我仰望着天空，低聲回答。

一壺清茶，兩碗肉骨，一開子的話語便沸騰起來。

Joe 還像從前那樣，幾句話下來，就開始滿腹牢騷，粗言疾奏，話題都離不開當前的熱門課題，反正一談起來，總是教人忿慨不已，抵觸興嘆。

從交談的內容及態度上，我發現 Joe 還是像從前唸書時候一樣，對那些窮出不迭的政治事件與社會現象所抱持的看法及認知，似乎還是停留在咖啡茶店式的言論層次上。一般而言，那都是

一些情緒化，人云亦云，甚至極爲偏激而毫無客觀基礎可言的牢騷埋怨，一吐爲快之後，拍拍屁股就一哄而散。至於實際上事件的來龍去脈與其前因後果，反而沒有充份去瞭解及發揮自主的判斷，更不用說主動去翻查一些有關的公文內容，憲法條文，以及充實社會學上的一些基本常識了。

靜默了片刻。之後，Joe 笑笑地說他不太敢相信我離開大馬這麼久，還能掌握到故鄉的時勢而不致於脫節，甚至一反以往的「夢幻」而關心起那些我以前稱之爲「無聊」的政治局勢。我笑了。也許他根本就無從感受吧！當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國家之後，才會更加地體會到國家意識的重要，而對於任何風風雨雨，反而能夠撇開一些既成的主觀意識而以宏觀的角度來分析與思量。

說着說着，我們又把話題給拐到民族性去了。Joe 持着柏楊的版本，猛烈地抨擊着華人的醜陋。

雨終於飄下來了。纖纖細細的，屬於那種觸膚而不易察覺的小雨，雖微不足道，但仍教人意識到另場風雨將至的不安。

「不用驚，不用怕，這就像雲頂高原的霧水，就算回家睡一覺再醒來，雨還不會大哩！」

那滿口金牙的中年婦女見我們一陣騷動，便連忙過來咧開笑臉地再三保証。可憐隣桌那幾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他們的肉骨茶才剛上桌呢。

Joe 向我眨個眼色，笑笑地示意我加緊舉筷的速度。

在狼吞虎嚥之際，我霍然想起前些時候所碰遇的一件事。想告訴 Joe，卻發現他正在大快朵

《萍水手記》

*林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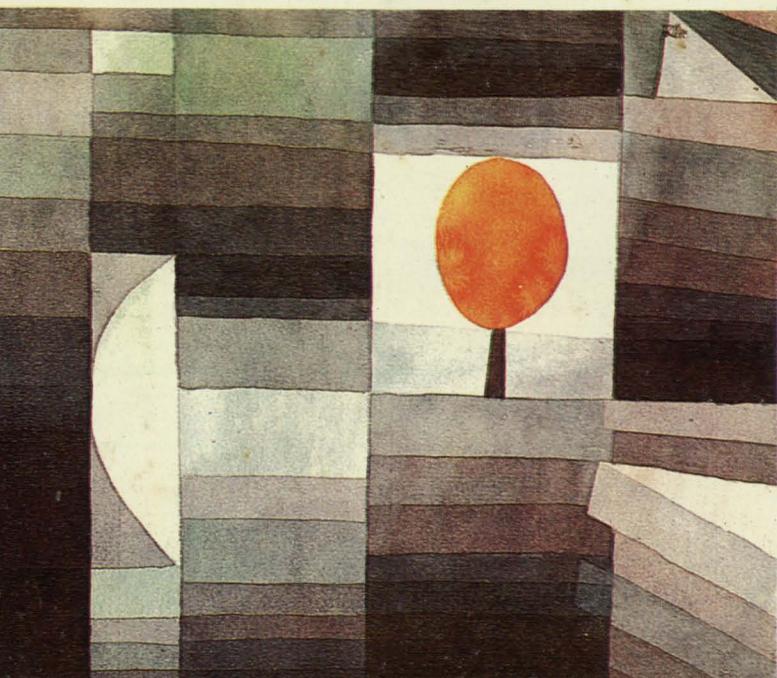
兆

頗地埋頭苦幹，一時之間，也只好把話題給沉凝下來。

那天，也同樣是個陽光發霉的午後，我背着相機，走在街市裏尋訪古蹟。那陣子我正利用回馬的兩個多月，計劃要拍攝一系列以吉隆坡爲對象的報導攝影。當時，我懷念地往復走在葉亞來街上，那條短得就只有幾間店舖的歷史遺「愛」，其滄桑背後就彷彿壓鬱着一股足以讓人熱血沸騰的自欺欺人與無盡忿慨。走在其中，一剎間，彷彿一本華人史就在我脚下翻頁過去，我終於體悟到我們每個人，其實都在不斷地寫着這頁歷史，誰都沒有放棄的權利。

誰都沒有放棄的權利？

正當走到街口的一間當舖時，一個側臉，我驚訝地發現在深綠色的木質窗門上，正諷刺地寫上了兩行「少用港式方言，多用的是華語」。一剎間，我楞住了。停下腳步，深深地被這兩句話觸動着。我在設想那個人是在怎樣的一種心情下，信手把這份感觸給題到路旁的窗門上，是不是也像我一樣在專程尋找歷史根源



婦女便連忙走過來。

依然是一臉笑意，眉宇之間卻浮隱着一掠難掩飾的窘態。找錢後，這婦女又咧開了滿嘴金牙，笑笑地替自己打圓場的說：我們華人最講求兆頭了，越吃越多，好啊！回去一定要記得買張福利彩票，是好兆頭啊！

我們都倏然楞住了。一霎間，忍不住相視地笑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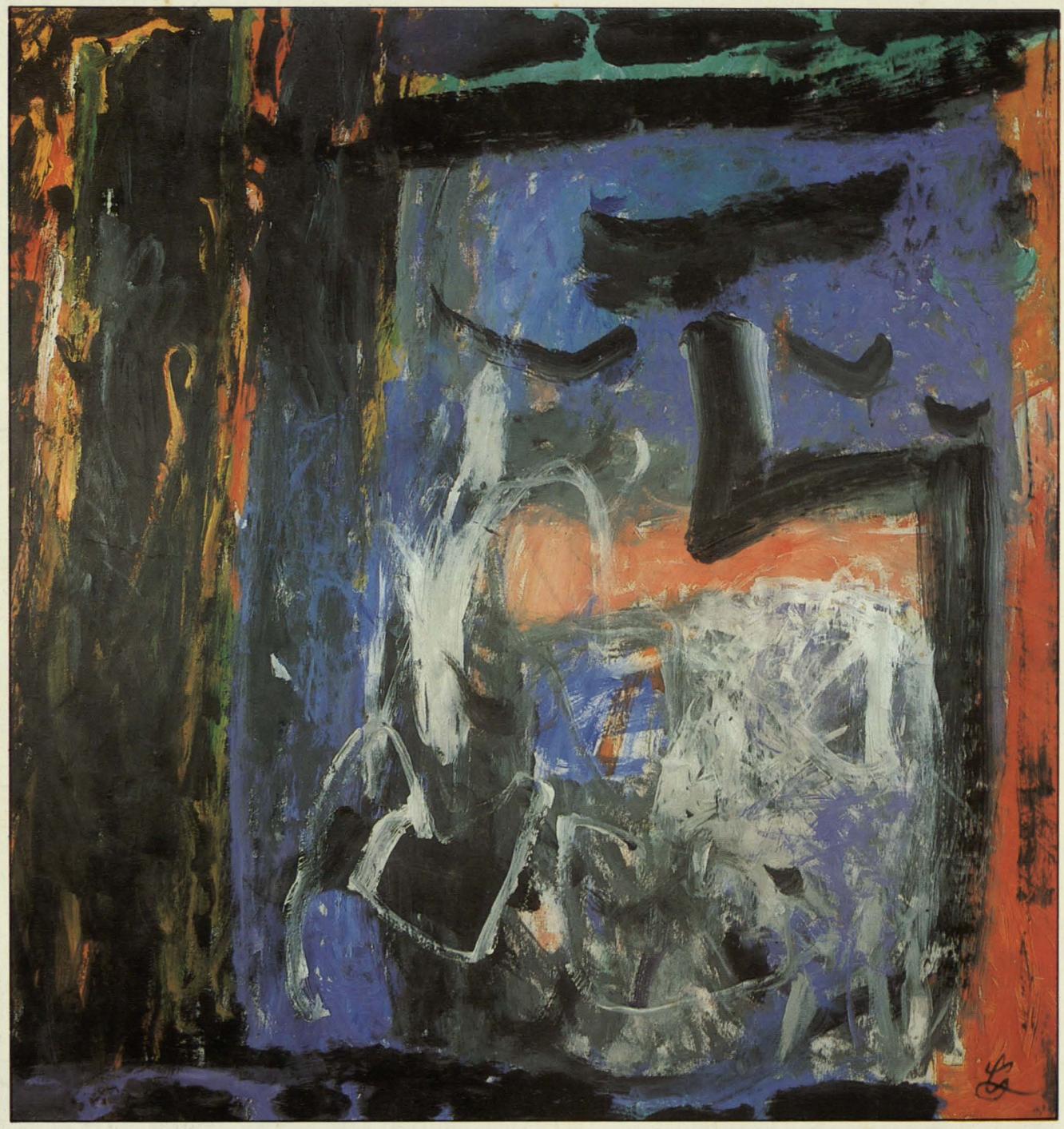
雨越下越大。

與 Joe 話別後，趕緊跑到對街的騎樓下躲雨。遠遠望去，看見 Joe 正舉起公事包，像投降似地往十字路口飛奔而去，而後消失在一幢建築物的背後。這時，我突然有股衝動，真想多此一舉地告訴他，我們剛才被雨打斷的話題，其實就可以從那滿嘴金牙的婦女身上，找到最好的結論。

一個凝神，向對街望去，看見那婦女正撐着一把塌了一邊的褪色雨傘，在風雨中收拾一桌桌的殘局。

雨越下越大。

稿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六日
台北景美·冬 □



*封面及封底圖畫皆為鄭傅安近作。封面畫題名《老人和他的戰爭故事》，封底畫題名《一個從沒上演的戲劇》。圖畫幻燈片由英國369畫廊提供，謹此致謝。